

原野



2

刊叢習學與作工

工 作 與 學 習 叢 刊

2

原 野

工 作 與 學 習 社 版

1937. 3, 25.

刊叢習學與作工

野 原

每冊實價二角
外埠加寄費

著 者 魯 迅 等

發 行 者 工 作 與 學 習 叢 刊 社

總 經 售 上 海 福 州 路 生 活 書 店

第 三 八 四 號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目 錄

-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絕筆）魯迅（一）
- 關於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武定河（二〇）
- 魯迅的美術活動……………苦力（三〇）
- E. 凡爾哈倫詩抄……………艾青（三七）
1. 原野
2. 城市
3. 羣衆
- 普式庚與我們……………E. 蕭（七二）

我們的毒舌

(七)「親善」之外……………連山(六)

(八)「晚一點也好」……………白平(九)

母親……………景宋(九五)

夏夜夢(小說)……………張天翼(二〇五)

登場人物(小說)……………孔嘉(二五六)

新波底木刻……………胡風(二七七)

「春天」(書評)……………茅盾(二八一)

校讀後記……………校讀生(二九三)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

的二三事（絕筆遺稿）

魯迅

寫完題目，就有些躊躇，怕空話多於本文，就是俗語之所謂「雷聲大，雨點小」。

做了「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後，好像還可以寫一點閒文，但已經沒有力氣，只得停止了。第二天一覺醒來，日報已到，拉過來一看，不覺自己摩一下頭頂，驚歎道：「二十五週年的雙十節！原來中華民國，已過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了，豈不快哉！」但這「快」是迅速的意思。後來亂翻增刊，偶看見新作者的憎惡老人的文章，便如兜頂澆半瓢冷水。自己心裏想：老人這東西，恐怕也真為青年所不耐的。例如我罷，性情即日見乖張，二十五年而已，却偏喜歡說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以形容其多，真不知忙著什麼；而且這麼一下頭頂的手

勢，也實在可以說是太落伍了。

這手勢，每當驚喜或感動的時候，我已經用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猶言「辮子究竟剪去了」，原是勝利的表示。這種心情，和現在的青年也是不能相通的。假使都會上有一個拖着辮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壯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見了恐怕只以為珍奇，或者竟覺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憤怒，因為自己曾經因此喫苦的人，以剪辮為一大公案的緣故。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敵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為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當初為了保存古迹，留辮不剪，我大約是決不會這樣愛牠的。張勳來也好，段祺瑞來也好，我真自愧遠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

當我還是孩子時，那時的老人指教我說：剃頭擔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掛頭的。滿人入關，下令拖辮，剃頭人沿路拉人剃髮，誰敢抗拒，便砍下頭來

掛在旗竿上，再去拉別的人。那時的剃髮，先用水擦，再用刀刮，辮是氣悶的，但掛頭故事却並不引起我的驚懼，因為即使我不高興剃髮，剃頭人不但本來砍下我的腦袋，還從旗竿斗裏摸出糖來，說剃完就可以喫，已辮換了懷柔方略了。見慣者不怪，對辮子也不覺其醜，何況花樣繁多，以姿態論，則辮子有鬆打，有緊打，辮線有三股，有散線，周圍有看髮（即今之「劉海」），看髮有長短，長看髮又可打成兩條細辮子，環於頂搭之周圍，顧影自憐，為美男子；以作用論，則打架時可披，犯姦時可剪，做戲的可掛於絲竿，為父的可鞭其子女，變把戲的將頭搖動，能飛舞如龍蛇，昨在路上，看見巡捕拿人，一手一個，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則一把辮子，至少十多個，為治民計，也極方便的。不幸的是所謂「海禁大開」，士人漸讀洋書，因知比較，縱使不被洋人稱為「豬尾」，而既不全剃，又不全留，剃掉一圈，留下一撮，打成尖辮，

如慈姑芽，也未免自己覺得毫無道理，大可不必了。

我想，這是縱使生於民國的青年，一定也都知道的。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於是義和團起事，滿八國聯軍遂入京，這年代很容易記，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紀的結末。於是滿清官民，又要維新了，維新有老譜，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學生出洋去留學。我便是那時被兩江總督派赴日本的人們之中的一個，自然，排滿的學說和辦子的罪狀和文字獄的大略，是早經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實際上感到不便的，却是那辦子。

凡留學生一到日本，急於尋求的大抵是新知識。除學習日文，準備進專門的學校之外，就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我第一次所經歷的是在一個忘了名目的會場上，看見一位頭包白紗布，用無錫腔講演排滿的英勇的青年，不覺肅然起敬，但聽下去，到得他說「我在這裏罵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

那裏罵吳稚暉」，聽講者一陣大笑的時候，就感到沒趣，覺得留學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臉。「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吳稚暉在東京開會罵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實無疑，但要說這時西太后也正在北京開會罵吳稚暉，我可不相信。講演固然不妨夾着笑罵，但無聊的打渾，是非徒無益，而且有害的。不過吳先生這時却正在和公使蔡鈞大戰，名馳學界，白紗布下面，就藏着名譽的傷痕。不久，就被遞解回國，路經皇城外的河邊時，他跳了下去，但立刻又被撈起，押送回去了。這就是後來太炎先生和他筆戰時，文中之所謂「不投大壑而投陽溝，面目上露」。其實是日本的御溝並不狹小，但當警官護送之際，却即使並未「面目上露」，也一定要被撈起的。這筆戰愈來愈兇，終至夾着毒誓，今年吳先生譏刺太炎先生受國民政府優遇時，還提起這件事，這是三十餘年前的舊賬，至今不忘，可見怨毒之深了。但先生手定的章氏叢書內，却都不收錄。

這些攻戰的文章。先生力排清議，而服膺於幾個清儒，殆將希蹤古賢，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穢其著述——但由我看來，其實是喫虧，上當的，此種醇風，正使物能遁形，貽惠千古。

剪掉辮子，也是當時一大事。太炎先生去髮時，作解辮髮，有云——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時滿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橫挑疆鄰，讞使賂買，四維交攻，憤東胡之無狀，漢族之不得職，隕涕漉漉曰，余年已立，而猶被戎狄之服，不遠咫尺，弗能翦除，余之罪也。將薦紳束髮，以復近古，日既不紳，衣又不可得。於是曰，昔祁班孫，釋遷玄，皆以明氏遺老，斷髮以歿。春秋穀梁傳曰，「吳祝髮」，漢書嚴助傳曰：「越劓髮」（晉灼曰：「劓，張揖以爲古翦字也」），余故吳越閭民，去之亦猶行古之道

也。……」

文見於木刻初版和排印再版的儒書中，後經更定，改名檢論時，也被刪掉了。我的剪辮，却並非因為我是楚人，結在古昔，「斷髮文身」，今特效之，以見先民儼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歸根結蒂，只爲了不便；一不便於脫帽，二不便於體操，三盤在頸門上，令人很氣悶。在事實上，無辮之徒，回國以後，默然留長，化爲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而黃克強在東京作師範學生時，就始終沒有斷髮，也未嘗大叫革命，所略顯其楚人的反抗的蠻性者，惟因日本學監，誠學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挾洋磁臉盆，從浴室經過大院子，搖搖擺擺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此文似未完稿，於拾月十七日下午尙執筆，爲最後未完成之遺作。——康末附記。）

關於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

武定河

魯迅的美術活動

苦力

關於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

——給捷克譯者寫的幾句話

武定河

魯迅本來是學醫的，這在中國差不多大家都知道。在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的遠前，他親身參加那時的民族革命運動，於是他就和文學近接起來。他那時抱着極熱烈的民族思想。他想利用文學的利器來喚醒民衆，以促成民族的革命。那時他並沒有創作，但他編輯辦雜誌，翻譯歐洲有反抗精神的作品，作

論文讚美拜崙，普式庚，彼得菲諾詩人的反抗思想。他那時抱有一種極遠見的見解，以為羣衆所以愚昧昏聩，是他們的個性被埋沒了的緣故。所以要中國民族真真得解放，就要解放中國民衆的思想，解放他們的個性，打破數千來年的傳統的道義，使他們有反抗的戰鬥的精神。他以為在解放個性，煽起民衆的反抗精神上，文學是一種最有用的利器。因此，他當時捨醫而就文學，因為被相信醫治中國人的病態的精神，比醫治虛弱的中國人的肉體，更為緊要。他的這個解放民衆個性的見解，遠超過當時的中國思想家和革命領袖的思想。

當然這是在魯迅從事文學創作的很遠以前的事。但魯迅這種開始接近文學的態度，就決定了把後來自己作爲一個作家的態度：戰鬥的社會寫實主義者。

魯迅既以一個民族的，社會的革命者的資格去接近文學，因此，在辛亥革命（這革命的成功只是表面的）以後，革命運動開始更深入，更有意識的發展

着的時候，他自己的思想也更成熟，更發展，他就作爲一個思想革命者，文學革命者參加了那時的革命運動，在這中間他開始了創作。思想革命，在當時是社會革命運動的別名。那內容是反抗吃人的封建宗法社會的思想的壓迫束縛，提倡科學與民主主義的思想，在政治上的意義是反對封建軍閥與帝國主義的統治。這個思想革命，造成了有名的「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和震動全世界的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文學革命是當時思想革命的主要的一翼，那內容是反對貴族文學，提倡平民文學，反對死的埋沒個性的文學，提倡活的有個性的小說，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魯迅是當時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中的健將，新青年的同人與出色的撰稿者。他爲着要反對吃人的禮教，爲着想揭發中國國民的病症的所在，他寫了很多的簡短的論文，也於無意中寫了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小說。他爲了要打倒文言文，證明白話文優於文言文，他就有意識的繼

續着寫他的小說和散文。當時，而且現在，因了他，中國封建宗法社會的思想道德的可怕，得以昭著地顯示於人；因了他，白話文和新文學，得以確立和勝利；因了他，中國有萬千的青年，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中國革命的實際戰鬥中。所有這些：魯迅最初對文學的認識，他從事文學工作的當時的社會環境，他利用文學為他的戰鬥的工具的態度，就決定了他在文學上的地位：澈底的為人生，為社會的藝術派，一個偉大的革命寫實主義者。

在中國，魯迅作為一個藝術家是偉大的存在，在現在，中國還沒有一個作家能在藝術的地位上及得到他。但作為一個思想家及社會批評家的地位，在中國，在魯迅自己，都比藝術家的地位偉大得多。這是魯迅的特點，也說明了現在中國社會的特點。現在中國社會，是這樣的社會！魯迅的巨大的藝術天才，顯然担得起世界上最著名最偉大的那些長篇巨製之作者；但社會和時代使他的

藝術天才取另一形態的發展，所以他除了五本的創作（小說，散文詩）以外，沒有更多的創作，而以十餘本的雜感評論和散文代替了十餘卷的長篇巨製。但他的十餘本雜感集，對於中國社會與文化，比十餘卷的是篇巨製也許更有價值，實際上是更被大眾所重視。這就是現在中國，魯迅作爲一個偉大的革命寫實主義作家的特點。他的雜感，將不僅在中國文學史和文苑裏爲獨特的奇花，也爲世界文學中少有的寶貴的奇花。

補助地說明中國現在文學者的特點——魯迅的特點的：是對於歐洲新思想的介紹，俄國與被壓迫民族的前進的文學作品的翻譯及介紹。魯迅翻譯的外國作品恐怕有二三十種。同時經魯迅培養與提拔的青年作家，也不計其數。

總之，魯迅成爲文學上的這樣的一個寫實主義者的社會的根源，是中國社會和現在的時代。在文學思想上，他受歐洲，特別是俄國的近代寫實主義的影響。

響，如戈果理，契阿夫，科羅連珂，安特烈夫，諸人的作品等。但中國舊有的好的文學及豐富的中國歷史變演的教訓，也深刻地影響着魯迅的文學與思想。他的文學事業，有着明顯的深刻的中阿的特色，特別是他的散文的形式與氣質。其次，在文學者的人格與人事關係的一點上，魯迅是和中國文學史上的壯烈不朽的屈原，杜甫，陶潛等，連成一個精神上的系統。這些大詩人，都有着偉大的人格和深刻的社會熱情的人，魯迅在思想上當然是新的，不同的，但作為一個中國文學者，在對於社會的熱情，及其不屈不撓的精神，顯示了中國民族與文化的可尊敬的一方面，魯迅是相承了他們的一脈的……

一九三三、七、二〇

附記：一九三六年七月半左右，我適赴滬在先生家，先生接到在日本

的捷克的一個文學者的信，請求爲他所譯的魯迅短篇小說集捷克譯本寫一篇序，並請先生自己推薦一篇論他在文學上的地位的論文作參考。先生看完了信，對我說道：「序，我寫一點是容易的。推薦一篇論文，怎麼辦呢？」當時，兩人想了許多時候，還是決定叫我即在幾天之內依題隨便寫幾句，和先生的序一併寄去算了。因爲先生覺得論他的文章也不可謂不多，但要一個看漢文仍然很困難的捷克人來看那許多文字，再從那許多中找出他所要知道的那一點——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是太使他爲難了。當時，也想到何燧的論文，但先生以爲那太長，又專論他的雜感的，捷克人看了會一點也不接頭。當時，我對於這個題目也不大了解，先生說：「大概是問我在文學上屬於那一種主義罷。」我第二天就以「關於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的題目寫了二千字光景，全憑了自己的印象寫的，沒

有分折到作品。先生自己看過一遍，並且改了幾個錯字，潦了一兩句，就叫景宋先生騰抄了一遍寄出了。所以這並非一篇成文的文字。先生所塗去的是講到他受俄國文學者影響的地方，將我原稿上的託爾斯泰和高爾基兩個名字塗去了，他說：「他們對我的影響是很小的，倒是安得烈夫有些影響。」又一處，是關於講到他的藝術天才的地方。關於在後面說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屈原杜甫等的精神上的傳統的一點，他當時說：「未免過譽了，——對外國人這樣說說不要緊，因為外國人根本不知道屈原杜甫是誰，但如果我們文豪們一聽到，我又要挨罵幾年了。」然而我覺得：誰能夠否認魯迅比屈原杜甫更偉大！至於在談話間，我提到現在中國文學在批評上和工作上亦應求出和中國文學史的聯系，先生是很同意的。所以先生也同意對於他的雜感散文在思想意義之外又是很高的並且獨創的藝術作品。

的評價，同時並慨嘆的說：「作這樣評價的還只有何凝一個人！同時，看出我攻擊章士釗和陳源一類人，是將他們作為社會上的一種典型的一點來的，也還只有何凝一個人！我實在不大佩服一些所謂前進的批評家，他們是眼睛不看社會的，始終沒有覺悟，以為總是魯迅愛罵人，我在戰場上和人關，他們就在後面冷笑，還甚至放冷箭……」將先生的雜感散文，看成為先生的獨創，即在西歐文學上亦少見，並且牠和中國的散文有着很深的淵源，先生亦認為是對的，並且以為還沒有人說出這一點來。但我們只是如此談談而已，所有這些觀點，我是希望批評家中會有人來說出，因為我自己並非從事文學的人，既無時間，也無學力，就不便多講話；先生則連希望也並不希望，因為他注意的怎樣的擊死敵人，並不怎樣注意他在藝術上的地位，他希望「戰友」了解他的戰術和力量，並不希望人家稱讚他。

竟不料這一點原稿還偶然夾在先生的一本遺書中而留下來，月前景宋先生又居然寄還了我。展開來一看，在藍墨水寫的原稿上的先生修改的幾個墨筆的字跡，還鮮明地在着！我由心曠而至頹然了。先生去世，於今已將五月，我却未寫過一個字；現在謄抄了一遍，一字不改的發表，算作一個紀念，有暇時我想將此意見另作一文。

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記於天津

魯迅的美術活動

苦力

革命作家魯迅，自從開始了文學活動起，同時，他也開始了美術活動。在中國，首先把文學和美術作為民族解放的與勞苦羣衆的鬥爭的武器而去實際的工作和提倡的，魯迅是一個劃分時代的開路先鋒！

魯迅對於美術，是一個中國的歷史遺產的整理者，國際藝術的介紹者，藝術的理論家，批評家，並且是革命美術運動的倡導者。中國美術有了他的活動以後，不只是把中國的美術遺產提出來整理，而且也給中國的革命美術奠定了

正確的路標和基礎！

魯迅逝世了！藝於美術事業上他所遺留給我們的遺產和教訓，急不容緩的，我們需要努力繼續着他的遺志去活動、組織和工作，因此，我現在把魯迅對於美術上的活動以及他的旨趣，提供出來以爲國人討論的參考。

一 魯迅的藝術思想出發點

他的藝術思想和他的文學思想的出發點是一致的。早些年，像在他的自序傳略（一九二五年止）裏寫着的：「……正值中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爲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是應該先提倡文藝。」在吶喊的自序裏也寫着：「……凡是愚弱的國民，……我們第一的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魯迅出身貧寒，生活困頓，加之以他生逢國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增長，加速了並且加劇了國內社會生活的矛盾。這樣，使他深切的「看見世人的真面目」——階級社會的現實生活形成了他的世界觀，就從這個真實的觀點出發而形成他的文學和美術上的思想！他說：「必須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發出病苦，引起治療注意」，近年，他又說：「目前的中國，真是荆天棘地！所見的只是狐狸的跋扈和雞兔的偷生，在文藝上僅存的是冷淡與破壞，而且，丑角也在荒涼中趁勢登場。……但歷史的樞軸是決不因幫閒們的不滿而停運的；我已決定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遺產的保存者，而且是開拓者和建設者。」（蘇聯木刻選引玉集魯迅的後記。）

二 魯迅整理民族藝術遺產的工作

魯迅不只是中國文學史的著作家，而他對於中國美術史也有深切的研究，因而他的「博古」的知識與鑑賞的才能，素來是為國內外的名家所推重的。他因時代生活上的需要，特別提倡了「插圖」和「版畫」，而對於「客廳美術」像中國的「掛軸畫」却是很少提及。魯迅曾和西締（中國文學史著作家，收藏版畫插圖最為豐富）對於中國的版畫和插圖整理出很多的可珍貴的材料，其中，由他們兩人共同計劃於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有北平箋譜，魯迅在序子上，扼要的敘述了中國版畫史的發展與「畫箋」的源流。而中國的版畫，實際上包括著「畫家」「畫工」「刻工」和「印刷工」的工作。此外，魯迅也曾搜集「漢畫」（按即漢代的石刻，碑印，與銅器上之刻劃的「拓本」）預備整理印出，他所收藏的「六朝造象拓本」也不少。他曾將他珍藏的西湖二集附全圖贈送給他的同好者西諦，在他去世不久以前，還曾寫信給西諦，說是「想早日

看見十竹齋筆譜的刻成」（按即西歸重印的明崇禎十六年的木刻本）（見鄭振鐸永在的溫情）。因為我正在繼續工作著「中國美術遺產的分析」，去年夏天，魯迅贈給我一部日本印的唐宋元明名畫大觀，並介紹我去買宋人畫院真蹟的影印本，今年九月二十九日，他還寄給我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書畫）一冊。諸如此類，他對於整理民族的美術遺產是時時關心著的，但是，他絕對的反對「復古」思想，他在北平箋譜的序文中的結論上寫着：「意者文翰之術將更，箋素之道隨盡。後之作者，必將別開途徑，力求新生」，再證之以他平日對於美術上的活動，就可以尋出他對於「美術上的新生」的意見了。

（一）關於畫工的工作，他說：「聞亦有畫工所作，而乏韻致，固無足觀。」——按，這不是說近代的畫工作品，缺乏着「氣韻」，不好看，而就不

要去改革他們的工作；實際上是，由於他們不能夠獲得繪畫上的新知識，只是專守着口訣和死板的老樣子，因此，也就不能夠運思創新。中國的畫家工作與工匠的工作有很大的分野，當然，我們希望新的版畫家能畫也能刻。而中國的「畫工」和「刻工」（同爲工匠）就不定能在很短的時期內作到這步田地（這是於社會制度支配着生產關係與技術的原故），然而我們應該爲提高中國的文化水準而鬥爭而衝破這個難關！現在，青年的美術家應該不只是學習文人畫家的工作，而也應該同時學習並整理工匠的工作，應該條件的應用歷史遺產之文人的和工匠的技術，同時，要幫助工匠們增高他們的智識和技術，要有和他們一齊去工作的精神！

（二）關於「文人畫」，魯迅所指出的「雅趣映然」的佳作，在技術上說，那就包括「筆墨氣韻」的運用，道在「描寫的藝術」上，在宣傳畫，諷刺

畫，和版畫上都可以相當的保留着運用牠。

(三)關於中國美術上之各種風格的問題，魯迅對於任何一派，都無偏見，當他說到明代之「木刻(插圖和畫譜等)盛世」時，他說：「或拙如畫沙；或細於髮髮」，那都可以成爲佳作的。但是，魯迅對於藝術，一向是主張實用和有利的，除了「裝飾的藝術」是另一問題外，對於「描寫的藝術」，他本人就是一個寫實主義的作家，因此，他也提倡寫實主義的美術，而中國之「工筆」與「寫意」的兩大系統，以任何之一個技術去表現或描寫自然的社會的和人生的生活，也覺得力量不夠。我以為「民族風格」是應該保存的，而且亟應創造出「新的民族的革命藝術」，那末，就必須條件的應用着西方藝術上的新技術，而魯迅就非常同意這個主張——這就是說，要充實我們固有的「六法」(一、氣韻生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象形；四、隨類傳彩；五、經營位

置；六，傳移模寫。）而且必須採用西方的技術科學，爲「透視學」、「解剖學」、「色彩學」和版畫上之最新的刻法（如人工的木刻、石刻、金屬刻、橡皮刻等）與製版術（科學的複寫的技術）以及印刷術等。

（四）關於魯迅所提出的「新年花紙」，其中，包括的有描寫着神話和民間故事等，像「年畫」上的那種版畫藝術；其中，也應該包括着含有裝飾性的「壁紙」上的「圖案藝術」。而魯迅厭着近年市上所流行的那些用「西法」（多是用粗製濫造的石印代替了舊日的木刻版畫的）和「畫工」描死樣的「俗東西」。我們必須改良「年畫」（以及賀年片月份牌等）的作法和內容的取材。雖然我們已經嘗試的作過這樣的工作，但是，工作是不夠了！全國的稿術家將可以在各地就着本地的風光，本地的風俗爲尙，去和「畫工」「刻工」「印刷」「合作改良」年畫，爲畫工改良畫稿，爲「印工」出新樣，或稿術家自畫自

刻，集股創辦「年畫合作社」（或托本地之印刷所書店代辦），刻印發賣新的有趣味的有意義的版畫（並附帶贈送月份牌日曆賀年片等），這就會使全國家家戶戶的門牀變色呢。

（五）關於「插圖」與「連續圖畫」，魯迅提倡書中之「插圖」是爲了增加文藝讀者的興趣。他提倡「連續圖」（俗稱「連環圖畫」）是完全爲了中國勞苦大眾不容易獲得文字上之智識；因而用圖畫供給以智識上的滋養。近年來，中國藝術界泛濫着「藝術家浪漫性」的狂流，「雅人高士」「閒情逸致」，充滿在「洋場鬧市」與「遠鄉僻野」，一般俗流，動輒斥「插圖」等爲「不足道的」「小品」；而實際上，「小品藝術」才足以「行遠而及衆」（魯迅語）。魯迅特別的提到吳友如的製作（清末最著名之插圖藝術家），就他的那時代和他的作品之質和量上講，也是值得稱道的畫家！

(六) 當然，魯迅對於美術，不只是「愛好」小品，不只愛用「短刃相接」的藝術；而也愛好「巨製」的「大作」——偉那救亡的大畫布，像那公共偉大建築中之大壁畫與偉大的紀念碑式的彫刻。然而，我們的時代正是為民族解放的酷慘的鬥爭的大時代，選擇自己的目前的武器是必要的！在這樣的鬥爭的文學與美術的活動的進程中，我們就會發展了我們的「新生」的偉大的美術，奠定了中華民族的「文藝復興」的基石！

那麼，魯迅之對於美術遺產的整理工作，正是和倡導美術上之創作工作是不可以分開的活動。不只是為了我們將來要建設美術之歷史的博物院，而正是為革命的美術開拓着「新生」的「途徑」。

三、魯迅介紹國際藝術的理論和作品

魯迅針對當時藝術界的需要而介紹到中國的著作有：廣川白村的出了象

牙之塔和苦悶的象徵；板原鷹穗的近代美術思潮；蘇俄文藝政策；盧納卡爾斯基藝術論；和文藝與批評等書（短文不計）。魯迅用了屠川白村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去掃除中國的封建餘孽的流毒，喚醒了無數的青年「來到十字街頭」執筆描寫大家的生活。而板原鷹穗「以民族的色彩去敘述近代各國的藝術意欲傾向」，當然原著者的錯誤是建築在「唯心主義」的「自然主義」的觀點上；然而也給中國青年對於近代西方的美術潮流和派別的來源去脈以研究的興趣和參考。盧納卡爾斯基的藝術論，是犯了「實驗主義美學」的錯誤；然而他的豐富的美術智識和為勞動大眾而建設新藝術的立場，也給中國青年以有益的知識，重要的是魯迅所介紹的蘇俄文藝政策，出版不久以後對於中國革命文化與藝術的組織與活動，就盡了很大的領導的模範和效果！這些翻譯工作，譯等的真實與流麗和保有原著之精神，尙其餘事。這些譯本都是在一九三〇年以前

出版的。

在一九二九——三〇年間，魯迅首次把德國青年版畫家梅斐爾德（Carl Moller）之敏士的插圖（木刻畫），在中國複印成書，魯迅在那書的後記上介紹了這個藝術家的革命生活，獄中生活和作品內容。這本書，後來就鼓勵了中國的藝術學生和青年藝術家開始作革命美術的組織與活動，特別是發動了木刻的習作和創作。

在一九三一——三四年間，魯迅數次訪求蘇聯美術家的木刻作品，其間，經過了「一、二八」上海戰爭的炮火，因間一部分竟已失去，看他是怎樣愛護着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文化呵！在引玉集的後記上，他寫着：「萬一相借湮滅，在找是覺得比失了生命還可惜的！」而這都為中國革命羣衆所素來愛好的蘇聯版畫集終於在一九三四年出現於中國讀者的眼前。蘇聯之版畫名家如法

復爾斯基 (V. A. Favorovskiy) 莫察維夫 (S. M. Mocharov) 希卜斯基 (L. S. Khizhinskiy) 亞歷克舍夫 (N. V. Aleksaev) 波查斯基 (S. M. Pozharskiy) 的作品開始集合的介紹到中國。

當然，這之外，魯迅在他所主編的各種文藝刊物上，也時時注意到介紹他的美術作品，如各國之革命的宣傳畫，諷刺畫，素描，油畫，以及插畫等，多經他本人親自選擇而加以說明文字。此外，近年，他也特別介紹過比國木刻家素綏萊勒的「連續圖畫」。同時，他注意他所要介紹的作品的內容。

爲了中國美術的表現力不夠的原故，因而他時常勸勉青年「多看外國名家的作品」。一九二五年夏，他付印了他所收藏的德國原板的女畫家珂勒惠支 (Kathe Kollwitz) 的金屬刻 (Echtstims)，這版畫的內容描寫着十八世紀德國農民暴動的故事（「已交北平故宮博物院印刷所去印了」）。

一九三六年，由「中俄文化協會」主辦在上海舉行了「蘇聯版畫展覽會」，後來，把那些作品集印成書，魯迅也寫了介紹的文章。

他對於國際的革命美術作品的介紹，實際上就推動了中國革命美術上的生長和發展。就他所介紹的作品上看，無論在內容在技巧上講，他對於美術的批評和鑑賞的眼光沒有一件不是很有價值的和很費苦心的工作。

四、魯迅對於中國革命美術的倡導和工作

魯迅對於中國革命美術的倡導與工作是完全以身作則的。他自己勤懇的工作着，並且熱誠的扶植着青年美術家和藝徒。他常常警惕着青年，力戒浪漫！革命美術的組織或個別的同志，在他的指導之下，在工作上和學習上就獲得了偉大的教育上的效果。

一九三三年，正當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加緊和中國白色恐怖的嚴重期，

馬崇反戰調查團到中國受到廣大羣衆的歡迎的時候，調查團的代表會向中國革命文化組織徵求中國的革命美術作品帶到巴黎舉行展覽（該展覽會於一九三四年在巴黎二月事變不久以後舉行），即由魯迅徵集木刻作品並代爲補想題目，親筆小楷寫一目錄，以與其他同志所徵集的作品（宣傳畫，漫畫，集體合作的壁畫草圖，油畫，速寫，新中國畫等）共同寄交給中國人民的朋友——法廣的同志們。

年來，中國革命的文化界在抗日救國的全民統一戰線之下擴大的形成了！魯迅盡了極有力的羣衆的工作。——他曾辭嚴義正的提出了×××先生等所領導的抗日救國運動以回答×××的無恥的狂吠（見魯迅答覆×××惛嚇信）！他力疾工作，不顧個人的利害，不只是經常寫文章，編刊物，而且，他參加擴召抗日救國的美展，首先，於今年九月間在上海，他指導了幫助了舉行「中國

木刻展覽會」。

當他去世的不久以前，牠所出版的版畫，如死靈魂百圖等，「版畫的每一頁，都是他親手折疊，親手加上襯頁的。」並且，「親自看校樣，至少有五次之多。」

魯迅批評美術作品，也是極嚴正和認真的！他常常指出某人的近作「傾向頹廢」，或某人近作是「粗製濫造」。並且，他可以不懈煩的寫信答復一些素不相識的青年對於美術上的問題。他可以扼要的給你解釋要怎樣學習，甚至告訴你要怎樣注意「素描」上的「明暗」等等的方法。他常常「因材施教」指導青年讀書和學習。這些，如果我們把歷來魯迅對於美術家和藝徒的談話收集起來，將可以成一部「魯迅對於美術問題」的「語錄」。

魯迅逝世了！他所遺留下來的未竟的事業和遺志，是：民族藝術的歷史遺

產的整理，革命美術創作的促進，國際藝術的介紹，和版畫的提倡，而這些工作，正是現代中國美術家的責任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

許廣平爲徵集魯迅先生書信緊急啓事

敬啓者，廣平前登出徵集魯迅先生書信啓事後，承各方惠寄者已達多數，現編輯大體就緒，如保有先生原信尙未惠寄者，望於一個月內趕速寄上海商務印書館周建人收轉，遲恐不及編入真跡影印紀念版矣。

E. verhaeren 作

艾 青譯

1. 原野

2. 城市

3. 羣衆

原 野

在天穹的悲哀與憂慮的下面

綑束的人們

往原野的四週走去；

在那雲拉着的

沉壓的天穹的下面

無窮盡的，綑束的人們

在那邊走着。

茅屋上直立的，是些鐘樓

而成堆的，敗壞的人們

從村莊到村莊地走着。

榜徨着的人們

像道路般悠遠了；

從很久，他們就經歷着時間

從原野到原野地走着；

牽引着或是跟隨着他們的

那些伸長着的軌道上的貨車

朝向小小的村莊和小小的道路，

那些不間斷的貨車，

軋轆出悲痛的嘶聲，

白日，黑夜，

由牠們的輪軸朝向無限。

這是原野，廣大的

在殘喘着的原野。

圍着荆棘的可憐的圍圈

分割着牠們隱着痛苦的土地；

可憐的圍圈呀，可憐的農莊呀，

那些怠懈的門扉

和那些像貨箱似的茅屋

被風啊劈擊地穿鑽着。

遇圍，沒有茵菲，沒有紅了的野花，

沒有麻苧，沒有小麥，沒有初枝，沒有新芽；

很久了，樹樑被雷盪擊斷

像一個巨大的災禍般

出現在那塌壞了的門前。

這是原野，無終止的

永遠一樣的，枯萎的原野。

從上面，常常地，

風颼這般強烈地嘶着

而人則說着天啊

爲陰陽的拳擊所劈開了。

十一月吼着，像狼似的

悲慘的，由於瘋狂的夜。

那些枯枝敗葉

打着人面地飄過

落在泥沼上，小徑裏；

而悲哀的基督之巨大的兩臂

在十字路口，從陰暗處，
像在擴大着，突然地去了，
具着恐怖的叫喊
朝向失去了的太陽。

這是原野，這是僅只
徘徊着恐怖與哀怨的原野。

那些河流是停滯或枯乾了，
浪潮不再一匯伸到牧場裏來了，
而無數的泥炭的堤堰，
徒勞地彎曲着牠們的弧線。

有如土地，水流也已死去；

在羣島之間，護送着

朝向海，海灣依然對看着，

大斧與貪婪的鐵錐

劈着那些古老的船隻之

腐朽的枯骨。

這是原野，廣大的，

在殘喘着的原野，

那兒，在貧窮與悲哀的田地的

車轍裏，到處都一樣地，

澌流着失靈與痛苦；

這是原野，這是

以廣大的飛翔

洶湧着的烏羣叫着滅亡

而穿過的北國天穹的原野；

這是原野，這是

像嫌厭一般悠久而無光澤的原野，

這是原野與

陽光像饑饉似的地域，

在那裏，孤寂的江河之上

用激浪流轉着大地之所有的痛苦。

（一八九五年）

城 市

一切的路都朝向城市去。

從濃霧的深處，

那邊，帶着牠所有的層次
和牠所有的大的梯級

和一直到天上的

層次與梯級的運轉，朝向最高的層次，
馳夢似地出現着。：

那邊，

是些跳躍的，憑空跨過的

鐵骨編成的橋梁；

是些爲神怪的影像所制御着的

堆疊和圓柱；

是些郊外的鐘樓，

是些屋頂與屋脊的尖角——

像止住了的飛翔，在房屋之上；

這是威觸底的城市，
站着在
土地與原野的邊際。

赤紅的光

煽動在

電桿和支柱之上，

就在午時，依然

像金色的可怕的雞蛋般燃灼着，

輝耀的太陽瞧不見了：

那發光的嘴，已被

煤灰和黑烟曠住。

一道滙青與石油的河流

沖擊着木的浮橋和石的長堤；

放肆的汽笛，從駛過的船隻上

在濃霧裏叫出了恐怖：

一盞綠色的警燈

是牠們的

朝向海洋與空闊的瞻望。

那些碼頭在沉重的槓車的衝擊裏鳴響着，

那些重載的車輛門鈕似地軋轢着

那些鐵的秤機墮下了黑暗的立轢

又把牠們滑進了燃火的地窖；

那些橋樑從中間打開着，

在那些豎立着灰暗的十字架的繁雜的支柱

和那些記錄着萬物的銅字之間，

無邊際地，跨越着

成千的屋頂，成千的簷角，成千的牆垣，

相對着，像在鬭爭似的。

在牠的上面，馬車過去，車輪閃着，

列車在馳，急疾地飛過，

一直到車站，停着成千

不動的機頭，像一個金色輝煌的殿額。

那些錯雜的鐵軌

向隧道和噴烟的洞穴爬到地底去——

爲的再出現在喧囂與塵埃裏的

明亮而閃光的鐵路網上。

這是感觸底的城市。

街道——和牠那些像被電線

結住在紀念碑四週的激浪——

長長地交織地消逝着，出現着；

而牠的那不可計數的羣衆

——狂亂的手，激動的步伐呀——

眼裏儲滿着憎惡，

用牙齒在攫取那越過他們的時刻。

在黎明，在黃昏，夜間，

在閨亂與爭吵裏，或是在煩憂裏，

他們朝向命運，擲出

那時間所帶來的他們的勞作之辛酸的種子。

而那些陰暗的憂鬱的櫃台

那些虛偽的不正的眼眸

那些打動着門的銀行

就在他們的狂亂之風的吹打裏。

外面，如燒着的敝衣，

一種混濁而赤紅的光

閃閃反射地滯留着。

生活啊，已同着酒精的波濤發酵了。

那些小酒店在人行道旁打開着

牠們的那些鏡窗

映照着酩酊與爭鬪；

一個盲女靠着癡

賣着五個生丁一盒的光明，

鬢髮與飢餓在牠們的巢穴裏交合着，

而肉慾的苦悶之黑色的突擊

在那些小弄裏激越地跳踏着。

面色慾依然不絕地高漲着

而熱狂呀變成騷動了；

人在燐光與金色的歡樂之搜求裏

不相容地軋碎了；

女人們——蒼白的寵婦呀

前進着，同着她們的頭髮之性的標記。

暗赭的煤色的大氣呀

常常遮着陽光伸向海，又掀起

於是像是從整個的調亂

朝向光明擲去的巨大的叫喊：

廣場呀，旅館呀，商鋪呀，市場呀，

這般強烈地叫囂着激動着暴力

——而垂死者們

却徒勞地在尋找着

應該瞑目的靜寂的時刻。

這般的白日——同樣，當着夜

用牠的深黑的鏈，割牆着蒼穹，

城市在遠處展開着而且制伏了原野

有如一個深邃而又廣闊的希冀；

牠發長着：祈願，榮華，煩愁；

牠的光輝一直向天上升引出餘力，

牠的金色叢簇的煤氣燈光閃射着，

牠的鐵軌是些

牽運與權力相伴着

朝向僞詐的幸福的大胆的道路；

牠的那些牆壁像軍隊似地接連着

而從牠那裏還有迷霧濃烟
帶着嘹亮的叫喊到達這些村野裏來了。

這是咸觸底的城市啊，
熱烈的虔誠

和莊嚴的骸骨與骷髏啊。

而無數的道路從這裏到無限地
朝向牠去。

(一八九五年)

羣 衆

在這烏黑的，灰黯的，

叢長着奇異的火的城市裏，

在這帶着他們的哭泣，

帶着他們的情愁，帶着他們的褻瀆，

騷動着大的津浪般的羣衆的城市裏，

在這突然爲流血的反叛和

漆黑的驚慌所驚懵了的城市裏，

我繁雜了的心

使我感到我在成長，

在激動，而且在騷擾。

熱狂，

在瘋癲和憎恨的行程中的熱狂

用震顫的手引誘着我

使我像石塊般在路上滾着。

一切的計籌閃現着，却又消失了，

心兒跳蕩着，管它趨於光榮還是趨於罪惡；

突然地，我以消失到那

一致的力之凶蠻的呼喊裏去的

自我以外的他而出現了。

管它是熱望，或是愛慾，或是亂行吧，

一切滾過，在轟聲之飛翔裏，在意識之底，

一切都猜備着——當他恍悟到

那深刻的志願之釘子進到他的精神之前。

暴野的人們搖晃着火炬，

一種潮浪般的聲音在教堂之底裏澎湃着，

牆壁，招牌，房屋，宮殿，車站，

在狂瘋的夜裏，在我的眼前，惶亂着；

廣場上，那些金黃的光的柱，朝向

黑的天穹，伸長着那激怒我的火焰；

一個時鐘的面閃着血紅的顏色，在鐘樓的額上；

一個煽動家在十字街角演說着，

而人們在了解他的話的意義之前，

已經跟隨了他的手勢——帶着憤怒

他們凌辱一個君王，把他摔在地上，

撕打着，而且推翻了那輝耀着偶像的鑿座。

在聲響裏的夜是巨大而空闊的呀；

一道電火的烈焰在大空裏燃灼着，

那些心兒緊縮着了；靈魂窒息在

一種無限的憂怨裏，而且放聲嘶喊着：

人感到這同一的時刻就是那

將要生產的繁榮或是毀滅的主宰者。

羣衆是屬於那

爲了轉運霹靂與電火

運命賦以足夠的強力的臂腕的，

而在這微弱的反光當中，它顯示出

爲吸引萬衆的生活而檢選的

每個新的世紀的新的人物。

啊！告我，我的心啊，

你可感到

這在世界中心

嘶喊着錘打着的時間之美好與深遠麼？

那管你那些古老的才智

和海上的定理的夕照呀；

看吧，時間在鯨吞着血和青春，

看吧，這強烈得毫不苦澀的濃酒之

可怕而美好的沉醉。

一種空闊的希冀，來自不知何處，改變着

那靈魂都已敗壞了的蒼古的均衡。

自然似乎在牠的永恆裏

刻畫着一個新的臉顏；

一切都跳動着——而人將說天之涯在步行了。

橋樑呀，樓閣呀，圓籬呀，

戰顛在深厚的大地的底裏。

衆人和他們的飛快的崛起

直像要把這被沉壓的城市衝破；

時間在嗚響着失敗和功蹟

和那輝煌的金色的偉業，

在那遠方大波瀾山的上面。

像消失在河流裏的波濤，

像在幅員之底的被折的翼，

我的心呀，把你沉沒到那

用他們的恐怖與勝利的熱國

拼擊着都市的羣衆裏去吧。

看呀，每一個叫喊，每一次瘋狂，

每一下驚慌，都在衝擊奮發；

把成千伸張着的肌肉和顫動着的血脈編成一束吧；

耽愛着，應和着所有的時間之奔流——而且

如此寬懷地獻身給那

人羣和事物之匆促的幻變吧，

並願你在光耀的一閃間，能突然確定地感到那

統治着，壓迫着牠的

深沉而可怕的則律。

把你的力和那些

羣衆所不自覺的

在閃現了怨憂的今宵所頒布的運命

安置在和諧上吧。

而明天，權利和義務，

將只有牠——羣衆

是具有深遠的本能的

而整個的宇宙將並駕齊驅地協力，

向着人所不知的這成千的原由

朝向赤紅而悲慘的未來之每個努力，

牠推動着，在天的邊際。

啊！將來啊，人們聆聽着牠

轟裂大地，震破蒼穹，

在這烏黑和金色的城市裏，

好像一個鬣毛發射的雄獅似地

火焰擺蕩着那

顛倒着未來的世紀之獨一的時刻；

從鬥爭裏所謀取的勝利的結算呀；

偉大的時間呀——

那兒在轉換着人世的壯觀，

那兒，曾是正義與神聖的要變為奇異，

那兒，人從新的信仰升到巔頂，

那兒，這擾亂裏的瘋狂

鍛鍊出新的真理，並且宣告了牠，

而從法律的壓迫所解放了的奴隸，

好像一把給劍子手是太鋒利的

給皮鞘是太大的劍。

在這赤紅的節日和黑夜的恐怖的

突然地驚習了的城市裏，

爲了使你成長和褒大稱揚，

我的靈魂啊，你禁錮着吧。

二三事中的關於太炎先生的二三事勘誤：

頁	行	誤	正
原目		先生的二三事	先生二三事
三	十一	令人神往	令人神旺
五	一	一宗公案	一重公案
五	三	無非晚節	並非晚節

普式庚與我們

——序遠東區華僑出版的

「普式庚集」

E·蕭

俄國的偉大詩人普式庚 (A. S. Pushkin) 是 1799 年生的，活了三十八歲，到 1837 年便死了。普式庚是一個最有天才的詩人。他寫了很多的詩歌、故事、戲劇、小說。但是那時候的沙皇不歡喜他，因為他寫的詩，對於沙皇政府表示不滿意。那時候有一個革命的組織叫作「十二月黨」的，曾經舉行暴動反對沙皇專制政治。普式庚和「十二月黨」的領袖們要好，對他們表同情。俄皇政府曾經把普式庚充軍到南方的克勒姆、高加索這些地方去，後來又把他扣留在米海洛夫斯基村裏。等他回到莫斯科、彼得堡的時候，俄皇想收羅他作一個宮庭裏的、恭維皇上的詩人。可是普式庚始終不受籠絡。最後沙皇想出一個詭計，挑撥普式庚和一個少年軍官決鬥。這少年軍官把普式庚一鎗打傷，過了幾天普式庚死了。——這是 1837 年二月十日，到今年 (1937) 整整一百年了。

普式庚的創作一向是非常之受人歡迎的。可是在沙皇時代大多數的人民不識字，因此有許多「下層社會」的人甚至不知道普式庚的名字。普式庚自己曾經很憤慨地寫過這樣的一句詩：「鬼叫有天才和心事的我生在俄國！」但是普式庚相信他會有他的讀者：

同志，會有的，請你相信，

無限幸福的晨光，

俄羅斯會從夢中驚醒，

在專制破滅的殘片上，

將寫上我們的姓名。

的確，普式庚的讀者漸漸增加起來了。可是，普式庚真的走到廣大的民衆裏面來，——這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事。

二十年來的蘇維埃政權教育了千百萬的讀者羣衆。全蘇聯一萬萬七八千萬人差不多全體都識字了。工農勞動羣衆對於文學藝術感覺非常大的興趣。普式庚尤其是他們所最心愛的作家，因此普式庚成了真正、這地的民衆詩人。在社會主義的國家裏沒有一個角落不知道普式庚，敬愛普式庚的。普式庚的著作出版的一天比一天多，可是總還感覺得不夠。舉個數目字說說吧，從1917年到1936年出版了二千一百萬份。可是，在十月革命以前，1907年到1916年這十年之內，普式庚的著作一共只出版過五百一十萬份。

這裏，應該特別指出來的是，蘇聯許多民族從前沒有文字的，現在第一次用自己的文字讀普式庚。

革命以前 1880—1910 這十年內用各種民族文字翻譯了普式庚的作品的一共只有十三部書，出版總三萬五千份。可是 1930 年一年之內用五十種民族的文字出版了一百萬份以上普式庚的著作。

普式庚寫的那篇詩劇冊剛（“Chagan”——一種漂泊的民族），1931 年莫斯科的冊剛民族戲院“Romen”用冊剛語言出演了這齣戲。

普式庚在南俄克勒姆的古爾足夫地方住過。那裏的土著民族韃靼人很多。現在克勒姆的集體農莊組織了一個普式庚閱覽室，裏面擺着韃靼文譯的普式庚的書。

北冰洋、堪察加、庫頁島……的居民從「國立文學出版社」買去用北方語言譯出的普式庚集……這樣的例子多得很多。

普式庚在他死的一年以前寫過這樣的幾句詩：

整個大俄羅斯都要講到我這個人，

會用牠所有的言語叫着我，

斯拉夫驕傲的孫子，芬蘭人，現在的野蠻人，

通古斯人和卡爾牟克沙漠上的朋友。

他的預言說中了。他猜着了他自己的偉大的國際的意義。

* * * * *

爲着普式庚死去百週年紀念，蘇聯政府在1936年12月16日便決議設立一個「全蘇聯的普式庚委員會」(Pushkin Komitet)。這樣一家，紀念普式庚便成了蘇聯社會的和國家的事業。蘇聯全國的勞動羣衆在黨和政府的領導和幫助

之下都努力準備這個紀念節。各共和國、各城市、鄉村都組織各地方的普式庚委員會。全國的報紙雜誌經常地登載關於普式庚的文章，出許多專號、特號。全國的無線電台，游藝壇上都讀着普式庚的詩。作家節體擔任羣衆宣傳的工作，組織「普式庚旬」……指定批評家、詩人、作家到各處羣衆大會上作關於普式庚的報告。全國各工廠、各集體農莊、各學校、各俱樂部、各圖書館、紅軍各部隊營盤……都組織研究普式庚的文學組，召集普式庚的大會 (Konferenzen)，講演普式庚的生平和他的創作，戲劇組自動表演普式庚的戲，許多男女工人、農夫農婦都自己作關於普式庚的報告，述說他們爲什麼這樣愛普式庚，自己上台讀普式庚的詩，扮演普式庚所寫的劇本裏的角色。總括一句：蘇聯的男女老少沒有一個不參加紀念普式庚的盛節，沒有一個不會讀普式庚的作品了。

爲什麼蘇聯的民衆這樣尊敬、歡迎普式庚呢？蘇聯政府十二月十六日的決議說得明白：「普式庚是俄國文學語言（詞藻）的創立者，是俄國新的文學的祖宗。他的永遠不朽的、非常優美的藝術的作品使人國的文化豐富起來了。」

十九世紀俄國一個天才的批評家伯林斯基（Belinski）曾經說過：「普式庚的創作是俄國全部生活的百科全書（Encyclopedia）。」蘇聯的批評家列時厄夫（Lermier）加上一句道：「普式庚是俄文百科全書。」的確，在普式庚的作品裏，他運用的字數有一萬五千多個。普式庚的文學的詞藻，直到現在俄國民衆所應用。

普式庚的創作所以這樣受人歡迎，普式庚所以成爲俄國文藝語言的創立者，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這就是因爲普式庚很有天才地利用了俄國廣大民衆

的言語。普式庚所以成了俄國新文學的他祖，因為他的藝術的作品豐富了俄國的文化，同時也豐富了世界的文化。他運用和創造了文學領域的一切形式：短詩、長篇詩（*Poems*）、故事、他奇、演義、戲劇、散文、小說……他都擅長而做到了極好處。在他的創作裏面，用很大的藝術力量反映了當時俄國民衆顛連困苦的狀況和憤怒，反抗的情緒及要求自由的希望，道出了俄國民衆最優秀的代表們的心思感情和理想。

普式庚的詩人的面目，在蘇維埃國家民衆的面前展開起了的時候，正是在神智偉大的斯大林親手製成的斯大林憲法上面登記了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爭取得到的勝利，這些勝利正是民衆多年以來理想的實現。現在，作為主人的民衆，留心地、愛護地回顧他們的過去，紀念着他們從古代以來的鬭爭、生活和創造。他們對於自己的偉大的歌者、天才的詩人，用他的最優美的詩描寫出民

衆的性情、喚起對於農民暴動領袖的同情、打開俄國言語豐富的泉源的詩人，怎能不異常地感謝，異常地愛護呢？

蘇聯的大衆這樣熱烈地準備這個紀念節，這個俄國文學的紀念節，這看得出蘇聯大衆的文化程度已經提得很高了。因此普式庚紀念節是蘇聯全體人民的文化節。

不久，蘇聯人民委員蘇維埃通過了「全蘇聯普式庚委員會」所提出的一些紀念普式庚死去一百週年的一些辦法：在莫斯科的歷史博物館裏組織全蘇聯的普式庚展覽會，在列寧格勒建立普式庚的銅像（直到現在，只有在莫斯科有普式庚的銅像，銅像所在的地方取名爲「普式庚坪」），在各城市建立普式庚紀念碑和普式庚博物館。

爲使普式庚的創作普及流傳起見，「全蘇聯普式庚委員會」決定這一次出

版普式庚的紀念冊 13,400,000 份，一共是 151,500,000 個大印張。

* * * * *

蘇聯遠東邊疆區的中國勞動者在蘇聯這個民族友誼的國家裏享受着和蘇聯一切民族平等的權利，享受着斯大林憲法上所規定的勞業、教育、休息種種權利。從前一個字也不識的中國苦力，現在有在大學畢業了的、有當工程師的、有在高級學校當教員的、有專科醫生、有普羅文學家……現在有許多中國勞動者在全蘇聯各地的大學、專門學校、高等學校唸書。單在邊疆便有三個中國小學、一個中學、和一個高級的「列寧學校」，裏面有成百的青年在受着教育。在出版方面，遠東國立出版社的中國部，出版了不少的教科書、文學書、政治書、科學書，經常出版一種漢字的報紙——工人之路。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拉丁化的中國新文字在遠東發起，已經實行了五年多，用新文字這工具掃除了成

千的中國人的文盲。出版了新文字的教科書（中文讀本、中文文法、算術、地理、自然科學……）近五十種，政治的小冊子，文學的著作二十多種。此外還經常出版一種新文字的報紙——“Yugxu Shin Wenz”（擁護新文字）。在羣衆工作方面，有四五個中國工人俱樂部進行各種文化教育的工作。在藝術方面，有一個國立的中國戲院，一個青年工人戲劇團；此外，在各學校、各俱樂部、各中國集體農莊（在遠東有十四個中國集體農莊——Kolkon）裏都有戲劇組、音樂組、唱歌組；『義勇軍進行曲』『大路歌』等等由中國傳來的歌曲和蘇聯的許多革命的歌曲並行地不離於本地中國勞動羣衆青年的口和耳。在文學方面用漢字及新文字出版了許多種中國作家和本地中國新起作家的小說、詩歌、戲劇、雜記的集子，和翻譯了俄國古典作家及蘇聯作家的許多種作品。在蘇聯的中國勞動者的文化程度顯然地一般的地提高了。在新的中國作家當中便

有不少過去是幹苦力的、挖煤礦的、作小手工業——皮匠、裁縫、木匠……的，誰說中國大眾是沒有天才的？誰說過去沙皇時代的俄國許多落後的民族是生成低能要歸於天然淘汰的？！

在蘇聯全國慶賀蘇維埃文化，紀念俄國偉大的詩人普式庚的盛節裏，遠東出版社的中國部也出版一部普式庚紀念冊。這是遠東中國勞動羣衆文化程度提高了的又一證明。在中國，俄國古典作家和蘇聯文學的影響非常的大，尤其是最近十年來翻譯出版的俄國文學作品特別多，也特別受讀者歡迎，這首先要歸功於死去不久的中國偉大文豪、民族革命戰士魯迅。但是普式庚的著作，翻譯出版的却非常之少，算來還是那本甲必丹之女譯出了許久，成爲中國讀者最歡迎的讀物之一。直到近年來各先進的刊物如譯文等雜誌才漸漸增多地登載着普式庚的作品和論述普式庚的文章……這是很可慶幸的。在這裏，遠東讀羣，

除這次紀念冊外，還在文學教科書和讀本裏面及中文報紙上譯了以下的普式庚的著作：杜蒲洛夫斯基（散文）、致、冬、囚人、黑雲、冬天的早晨、冬天的道路、冬夜……等等。自然我們不敢說，譯品的質量已經達到了普式庚原文的優美，不，還差得遠，許多譯品，只是直譯，縱令敢到了相當地順口可韻，可是，尤其是詩，只是「散文詩」似的，或全無韻，或只有韻（*ritm*）面沒有拍（*ritm*），更說不上每個字的音響，然而這些却譯是普式庚作品最講究和最優美的。這個問題，也即是中國本國的新詩的形式問題，關係非常重大，在這裏不能詳說。這裏祇能簡單地，同時很熱烈忠實地希望和中題的新詩人共同努力。中國大眾的文學語言還有待於整理、創立。在全蘇聯以及全世界，中國也在內，紀念這個偉大的詩人普式庚的時候，我們的口號是：從普式庚好好地學習！

習呵！

（普式庚死去百年紀念日）

我們的毒舌：

(七)「親善」之外

連山

(八)「晚一點也好」

白平

(七)『親善』之外

連山

近年『友邦』對於我們的進攻所取的策略可以說是瘧疾式的策略。瘧疾的病源蟲把人體的赤血球作一次大破壞，叫人大發寒熱之後，接着潛到完好的赤血球去，叫人路覺輕鬆，但它却正在預備下一次的大破壞。『友邦』對於我們也是這樣，大敲一次竹槓之後，接着是『親善』及『提攜』之類，一方面還企圖對各階級層進行白搭、鈎引、誘惑的工作。『親善』之類的言詞，使病者覺着寬緩，實際上正是另一種進攻。

其實，就在過去的時期，這種情形，國人何嘗不知道？大多數人當然種想求生存，誰甘心做奴隸？誰肯做把後輩的青年賣給敵人做奴隸、當娼妓的下賤苟當呢？問題只在沒有一個具體的辦法。不，方法是有的，而且熱心的人已經說的很多了。只是有些人希望一覺睡醒，問題已經解決，連茶飯的冷熱都一點不受到影響。要他們操心或吃一點苦，事情就覺得有些麻煩。於是就疑心這辦法，懷疑到最後的勝利了。理由提出來了，有的說，阿國的打敗仗就是「前車之鑒」，我們不要再蹈覆轍。實際上是沒有注意到，就在今日，阿國也並沒降服，還在戰鬪的。就是先前的流血，也並不白費。死者的肉雖已爛，血雖已乾，但用鮮血寫在活人的腦中的字，却永久鮮明，不會就磨滅的。它鼓勵着，使生者抗戰的心愈加堅決。

有些人是更其神經質的，甚至於看了世界運動會裏中國選手的失敗，便十

分憂心，斷定中然人的體格的確不如別人，於是推論到不夠和僕掠者對抗。

但是，近來的情形似乎已有獸不同了，這些恐怖和憂慮已經漸成過去，多數人只聽到「親善」的呼聲。忽然一旦化干戈爲玉帛，不用出力，不遭危險，大家握手喜歡，還有比這更好的事麼？然而，遇着了然獸、困苦，和這些獸爭生命就能繼續；遇着了天災、人禍、飢饉、貧乏，和這些鬭爭歷史就有獸展，向病菌「親善」的是無救的病人，向獸戶求和的是喪失了「獸道」的該死的禽獸。

但也居然有比禽獸不如的人，看見了獸人臉上假裝的笑色就忘記了正向自己心窩刺來的屠刀。

（八）「就晚一點也好」

白平

說來要算是一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會在一本刊物的封面上看見過一幅轉載的漫畫：左角上畫的是一幢房屋，大門開着；M·高爾基站在門前的台階上；他的臉掉向正往他這個地方跑來的人們，兩隻手伸直攤向大門裏面；朝他飛跑而來的這些人們，有矮子，有長子，有瘦子，有胖子，有青年，有老人，有拖書本的，有挾報紙的，有一面拖着木柁跑來的，有一手提墨水瓶，一手捏着筆桿跑來的。……這是什麼意思呢？該刊的目錄頁上註着：「高爾基教作家學習

——「晚一點也好」。

這幅畫將高爾基的誠懇和作家們的踴躍於「學習」表現得非常生動，然而我却感到移到我們國家裏來的「不合時宜」。我們這裏，倒只有「糟點一點也好」才是聖言，晚一點也好主義是只有處處觸霉頭的。如允許套用一句趙景深教授的「名言」，那就是「甯爛而不遲」主義的風行靡世了。

一有新的機運，大家集中精力去注意的是「搶先」、是爭頭領，對於那到來的東西之本身，倒少有人集中精力去研究、去先求理解。「革命文學」來了，哄的一聲，不三天就是滿地的「革命文學」；「國防文學」來了，哄的一聲，也不三天就都是滿地的「國防文學」；在「革命文學」的時候，只要是「我讀成革命文學」的，什麼都好；在「國防」的時候，也是只要抄去「國防」兩個字的，也什麼都行。至於真正「革命文學」了沒有？實在「國防」了點什麼沒

有？倒少有人去管、去追問的。但抄名詞容易，要保持不把這抄來的東西弄糟就很難。無論怎樣好的名詞，一被顛三倒四的「應用」，不應下就要弄到一塌糊塗的。所以一時吵吵嚷嚷，氣焰萬丈；一時又應消火滅，故我依然。但可嘆的還是要對之批評一下也難於下手。

若這批評是發在弄得一塌糊塗之後，那就要碰着這麼厲害不過的法寶：「你怎麼不早点站出來？早些時候你上哪兒去了？讓我們也在那個時候得來聽聽你的高見呀！」——意思是「遲」的批評就是不值一顧的批評；隱意是「你那時不敢站出來，可見你也跟我高不了多少，你『現在』不能責備我『那時』的行動。」仗恃的或自炫的是，你們終及不得我的「敏捷」，常能「獨得風氣之先」。但批評若是發在「那時」，也不行，却又是另一番的理論。你說是敏，他說是那；你說該切實的研究一下，要做就要負責做得好一應，——至少要多

少有點實際的益處。他却說「研究」是「學者」的態度；爲「做得好」而不是「早做」便是「等待主義」的「取消觀點」。「學者」的解釋是「書獃子」；「取消觀點」的註脚是「反革命」。於是爲他們所有的仍是堂堂正正的大旗，而凡敢於有點疑難的反駁要被註定得不能超生。……

一九二七、二八時是這樣，一九三二是這樣，一九三六又是這樣！傳統悠
久得很。然而一切都只作「手段」用、「花頭」用，甚至「敲門磚」用；因此
一切都被寫歪、被糟踏、甚至被變價出賣。……這「結果」也一樣的「悠久」
得很！

假使有一個人，在路旁吐出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看，不久
准可以圍滿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個人，無論大呼一聲，拔步便聲，

同時准可以大家都逃散。……（一思而行）

殫桑而居的時候，不過是些烏合；經不起兩個風霜，又一切都會烟消雲散，問題依舊原封的擱着，且更有更加難。人世間不過就只多這麼一場紛擾而已。……

還是真的記住或真去想想高爾基的話，就「晚一點也好」吧！但又得請求不要抬着這「晚一點也好」來殺人。

（三月五日。）

二三事中的魯迅的生活勘誤：

頁	行	誤	正
十五	二	礦堂	礦路
十六	九	春	夏
十七	二	那此	那
十七	四	新	研
十	五	改遺	改遺

十七	五
十八	十一
十八	十一
二十	一
二十	三
二十	八
二十三	五
二十五	七
二十五	八
二十八	五
三十四	八
三十六	三
三十七	一
三十八	十
四十一	五六之間
四十一	六
四十五	七
四十五	三

趙宋	趙宋
瘡	瘡
議	義
Nuora	Nuova
奈	索
有名	有名的
碑	碑
Gogol	Gogol
度制	制度
稱	種
路	略
蛋	蛋
通訊……	(全行劃去，插入四一頁雜文集外集之後)
電線電	無線電
(漏去一行)	通訊兩地書(與景宋合著)
見	見子
不會由他自己……	編成爲「且介事雜文集」兩册，尙未付印。
……有趣的書名。	
「救救孩子」	「救救孩子」

□ 文 散 □

母
親

景
宋

有時一個人的脾氣真奇怪；看見了別人家慈祥的母親，心中會陡然發生一種被壓迫似的感覺，難受到想找一個地方逃開，毫無感動地較為舒服些。這許是因爲我從小就沒有了母親的緣故罷。

這情形我碰着了多少次，尤其魯迅先生的母親，給了我極其深刻的印象。一位鄉下人出身的老太太，我們料想她一定很頑固的罷，其實倒不盡然！她是最能夠接受新的環境的。在看不過家裏晚輩的小腳，特自先把自己的解放起來，作爲提倡。不久她變成半天足了，而那晚輩的腳還是較她細小。後來看見女人們剪髮了，雖然是七十高年的老者，也毅然剪了下來。在夏季，人們多要穿白色鞋子了，這在頑固的老年人，是會看了不高興的，記得我小的時候就

眼見哥哥們不得允許。而這位老人戴，暑天也穿白色鞋子了。頭髮並不很白，面孔是細嫩，白暫而暫圓的。戴起藍眼鏡，穿起玉藍色旗袍，手撐藍洋傘（她歡喜藍顏色），腳登白色鞋；坐在人力車上，實在足夠精神。所以偶然外出，人家總以為她是兒子的同輩呢。

她還有一點好處：就是從不迷信，腦裏沒有什麼神鬼在作怪。一切都自然地生活。又從不嘮叨，不多講閒話。和年青的最合得來，所以精神活潑而強健。

忽然覺得年青人拿織針編東西有趣了，她也要學習。待預備好了一切，就從頭學起，做得不好就拆掉，從新學過，一次又一次，日夜如此；坐下來也拿着織針，半夜睡醒也拿着織針。終於很複雜的花紋都給織出來了，衣服也能編成功了。七十歲的高年，就如同十五六歲小姑娘一樣埋頭苦學，終始不倦。兒

子也佩服了。他說：「我的母親如果年青二三十年，也許要成爲女英雄呢。」

她老人家，現時已經是八十歲的了。我們除了民國的二十多年，再上溯五十五年，她已是生在前清咸豐時代，那時思想極端閉塞，女人整天關在家裏，多不識字的。而這位好母親，她憑了一點毅力，自修到能夠看書。這多強。她的生活就從這裏出發，使自己勃勃有生氣，毫不沾惹一些老太婆討厭的神氣，更沒有一點冷酷不近人情的態度。

在「三一八」的前夜，因了學校的風波，我們有幾個同學跑到平風敬佩，而思想比較革新的先生們之前，懇求主持正義。自然魯迅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位。因了同情被壓迫者，許多先生起來和黑暗勢力戰而了。正面迎來的章士釗，現代評論派陳源等背後靠着「三一八」的主兇「段執政」，更有外力做後盾，給新的勢力大加壓迫、圍攻。所以那時的國民黨員是作地下生活，一被發

見就有被捕之虞的。而同情黨的人，也一樣的遭受敵視。這一派的勢力深入到一部分的學校當局，所以反對學校、反對政府等就是「大違不違」，隨便可以槍殺。而被目為「學匪」，自然也並不是怎麼舒服的。做了「學匪」的母親，我們想：她一定痛恨那些「毛丫頭」，多生事端，或者會拿起「母權」出來，干涉兒子們的行動。

她不是這樣的母親。

她把舊式的日夜消遣的小說丟開，每天開始學習看報紙（直到現在，沒有一天間斷。遇着生病了，也像要人們一樣找人給她讀報）。大清早起來，搶先把兒子——魯迅先生——要看的報拿過來，戴上眼鏡細看一通。這時最歡喜看見我們「毛丫頭」的事情，必得詳盡地從報紙各節透細研究、討論。遇到不平之處，大有慷慨激昂，願意罵倒一切之狀。反而惹得兒子好笑起來了，說：

「娘何必這樣的氣呢？」

老人家這時變成了二十多歲的青年似的焦急，等不到第二天的報紙，自己買起晚報來看了，必要時竟買好幾份。看報之後，除了和有知識的人們打聽請家大事，對不識字的，她也一些些慢慢地解釋給她們聽。可惜這一着大大地失敗了。講了半天，那些中年人漠視她的苦口婆心，敷衍了事。這足見年齡和思想，並不一定是成爲正比例的。而她的日常生活，因此也相會的煩悶。

看報之後，和現社會接觸了，曉得小我和大我的關係。對於兒子的舉動，就尤其了解。爲了野狗們的兇橫、瘋狂，犯不着作無益的犧牲，終於在她那一次病中被電召到平（那次經不起朋友們邀請，會演講了幾次，立刻就有人造謠說他負有某種使命北上，致引起當局注意。）之後，沒能夠再北上。她她不叫他再歸省一次，她一點自私的心思都沒有，雖則衷心是希望時常見到她的愛子

的。她了解兒子肩頭的重任是一刻也休息不下來的，偏而設法自己耐下了。我們自然萬分的歡迎，然而終於沒有能夠實現。遺失掉的機會，恐怕會使她現在想起來轉增加不少的難受。

我們曉得有些老太婆是頗吝嗇的，她却不然。她把自己不多的零用錢，時常拿給急需的人。別的什物也並不怎麼珍視。有一回忽然贈給鄰居木匠的小孩一個帶響聲的「集團」風車。——北平新年，市上常有的，一傳直幹，兩旁橫攔着十多個並排的帶小鼓的風車，所以我就給他起一個「集團風車」的名字——那家人想了一種表示謝意的方法，特地高懸在牆頭上，與衆共賞。不料整天風車轉動，推動十幾個小鼓，蓬蓬亂敲，傳得好靜的兒子莫名其妙，道轉做「娘」的也大窘了。

這種脾氣兒子也一樣秉承下來。他歡喜分書給人，就是不認難的，有時借

來了，他總千方百計給寄出去，在可能範圍之內。而那第三代的小海嬰，也遺傳得一些，他時常把新得來的自己愛好的玩具奉送小朋友。用人生怕受責罵，有時先解釋說小孩子不懂事，東西都送把人。這時做父親的，總帶笑說：「不要緊的，我記得我父親早先一句話：『有得分給人纔好呢，等到我們要受人家分給倒不好了。』」這恐怕就是這一家人的人生哲學罷。

這回最疼愛的兒子死掉了，人家通知她，當時很鎮靜，不怎麼哭，但自後不會走路了，寸步都需要扶持。她後來對人說：「我聽到了這消息，我倒不哭。不過兩腿發抖得厲害，所以簡直不能獨自舉步了。」這慈祥的母親，和兒子一樣強硬。但精神却被打擊得太慘酷了。

她於是廣求關於兒子死後的一切記載，盡其力之所能及，滿滿的推了半牀。甚至作家中流都搜到披覽。她對人家說：「有些人想遮瞞我，那裏瞞得我

住，我會看書的。」是的，這就是知識者的她的不同之處了。

看到各方面人士對於兒子普遍的悼念，真誠的愛惜，老懷寬放了。她自慰自解的說：「還好，這樣子，兒子死得也不太冤枉。」

兒子是不贊成死後的一切紀念的，而這一看就給與親愛的慈母一種莫大的安慰。這恐怕做兒子的沒有計及到的。

魯迅先生說過：「女人有時候有母性，有時候有女兒性，沒有妻性。妻性是不自然的。」看見了這位老母親，或者會相信上面幾句話所含的深遠的意義罷。

二三事中的一個對話勘誤：

頁

行

號

正

一八〇

六

對不起 y ，而 y ……

對不起 x ，而 x ……

◆小說◆

夏夜夢

張天翼

登場人物

孔嘉

夏夜夢

張天翼

地上到處都蒸出悶人的熱氣，叫我們覺得牠在那里懶洋洋地上升。天上的星星似乎給燻得很不安：躲躲閃閃地竄動着。

偏東一顆流星一滑——彷彿就掉到了隔壁院子裏。烏藍的天空上畫着一道雪亮的弧線，立刻就看不見了。

筱芸芳自言自語地說：

「一個星宿落下來了。」

她歎了一口氣。

兩位客人還沒有走；史六少爺老盯着她，靜靜地坐在竹床上抽煙，好像在等着什麼似的。他左手時不時抹一下光油油的頭髮。

「史六少爺可也是個星宿。」筱芸芳想。「大學堂又畢了業，家裏又有錢。他幹麼不做點兒事呢？」

差不離每晚——總在青雲閣聽見史六少爺，總跟廬山照相館這位小老板在一塊兒。散了戲就得悄悄地來這兒坐這麼個把鐘頭。他們談着世界上許多事；她不大聽得懂，可是很愛聽。

那位小老板把下嘴唇很難看地往外笑着，顯得天地萬物都叫他看不上眼的樣子。他瀟着一口怪吃力的北平話：

「老三你看見顯曲小報嗎？昨天登了你姐姐一個照片——」筱芸！

嚇，了不得！老三，我們給你拍個美銜照去登畫報，好吧？登畫報——比你姐
姐——更抖！不好嗎？」

「畫報——有許多女學生的那個啊？」

她瞧着天上的星星出神，又輕輕加了一句：

「她們都是有福氣的。」

師傅坐在小板橙上，拿芭蕉扇在腿上輕輕拍着，他祇要有客人在這裏，就老是提起從前的事。背越來越駝，彷彿肺裏的氣已經給抽光了——可還要掙扎着迸出幾句話來。

「早先哪——嗯，夠多熱鬧。朋友誰不巴結我：吃的喝的玩的樂的全是我的。學學戲，玩玩票，店裏的事我一點兒也不用管。後來癩倒了_我還不知道。」

史六少爺問：

「那時候你家開的什麼店？」

「祥昌泰嘛。誰不知道，」師傅低着腦袋，好像祇是對自個兒說的。「這皮貨號在我家裏開了三代，可給我玩倒了。」

他停了停嘴，大家靜靜地聽着蚊子叫，他沒聲沒息地噓了一口氣。

「一個玩票的可萬不能下海。玩票的時候誰都捧你，一下海就完了。我那些個朋友——誰都靠不住。你窮了，賣嗓子了，就誰也不理你了。」

不過他聲調裏一點怨氣都沒有，祇吃力地抬起了他那張瘦臉，屋子裏的燈光打窗子射出來：瞧得見他眼睛裏一汪淚水，給照得亮晶晶的。

筱芸芳從小就叫他「老老」。她記不上到底是他自己愛這個稱呼，還是媽媽要她這麼叫的，於是她歎一口氣說：

『老老，別說這些了罷。』

這些雖然不干她的事，可是不知道爲什麼，她一聽他談到——就老實想要哭。

老老可又替筱芸芳不平起來：她爸爸生前是個在旗的將軍，封了英勇巴圖魯，女兒現在可在賣唱。

蚊子有氣沒力地哼着，跟生了病一樣。遠遠地有人在唱着見娘的哭板，來了一通又來一通；可辨不清是哪個姐妹。聲音好像是給壓出來的，又給什麼堵住了：聽來悶得氣都透不出。

筱芸芳瞧着天上，老遠地想了開去。銀河顯然給熱氣蒸得融化了，瀉成了一條淡淡的白影子。

『牛郎織女在哪兒呢？』她挺認真地問着。『玉皇大帝幹麼就這麼狠心』

呢？」

老老趕緊打斷了她：

「別胡說八道，這孩子！……唉，你媽媽還不同來。」

他聽着那悶悶的唱聲，把腦袋搖一搖又垂下去：

「她們誰也不愛惜嗓子。嗓子唱熱了還儘唱。」

史六少爺摔了烟屁股，突然衝着小芸芳問：

「你本來姓什麼？」

「我不知道。我祇記得我爸爸——」

可是她很模糊：連自己都換不清這是做夢，還是真的有這麼一個爸爸。他頭髮披在後腦上，腦頂上可剃光了一塊，像唱黑模的一樣。鋪給賣到一個女人手裏，她還記得她滿嘴的黑牙齒。然後又轉到現在這媽媽道里。那時候標紙六

歲。

她想：她爸爸是幹什麼營生的呢？也許他也默在這個城裏，還到青雲閣去喝過茶。

等師傅走開了一會兒，史六少爺又提到那句常常說起的話：

「真的。老三你不想進學校？」

他抹抹頭髮，又轉向着那位小老板，沉思地說起來：

「老三這孩子真聰明，不讀書真可惜。十六歲上學並不算遲。我呢——別的不說，這件事我總可以極力設法幫忙的。」

這件事——筱芸覺得可以辦到，可是又覺得這是很遙遠很渺茫的東西。

她胆怯地問：

「那麼——媽媽呢？」

前一進院子裏，响起了笑聲吵聲。一個男子漢溜着小嗓子在唱大補缸：一聽就知道是那個大蘿蔔。一面唱一面走進道院子裏來，後面跟着劉小奎。

「大蘿蔔，大蘿蔔，」小老闆叫。「不要唱了，給我去拿兩瓶汽水來罷。」小老板跟大蘿蔔那幫人混得很好，就在戲院裏跑出跑進不用打票，茶館飯館裏都怕他恭敬他。他常常說：

「不要看他們流氓，倒真夠朋友哩。」

劉小奎一來，這兒可就熱鬧了。她又是笑又是嚷，老愛談些別人的事情。她告訴大家——楊美琴因為招待客人給警察抓去了。女叫天一等她媽媽到上海去了，她就倒了嗓子。

「她媽媽說的：『我三天就回來。你安份些。要是你倒了嗓子，我就跟你算賬！』現在她急得不得了。」

「怎麼回事呢？」筱芸芳很耽心地插嘴。

那個在她耳邊搗了一會鬼，她臉紅了起來：

「呸！瞎說！」

那兩位客人走了之後，師傅點着一段烟屁股抽着，一面咳嗽着。

「史六少爺這種人——」他搖搖腦袋。「現在你年紀青，他捧你。往後你真唱好了，他們可就誰也不來理你。他們呀——誰都是這麼回事。」

筱芸芳聽了一會什麼，偷偷地說：

「他說給我念書……」

「別說了別說了！媽媽聽見了又有一頓好棧！」

他把那摺破簾子挾到堂屋裏，往泥地上一攤：

「你瞧，那個什麼馬先生——這會兒不是不來了？都這麼回事。唉。」

那個馬先生在個什麼衙門裏當官，臉長長的，牙齒也長長的。眉毛老是皺着，彷彿在熬着什麼創痛。他常常說些真晦澀的話，一會兒生氣地提高了嗓子，一會兒又平心靜氣的。

「我跟你們賣唱的一樣。都一樣，都一樣。說不定還苦些。我真想要跟你到別處去：躲開這個地方。……呢，老三，你能吃苦不能？」

她覺得他這些話很奇怪。可是牠好像一隻溫手窩在她心上一樣，感到了一種暖氣。於是她無緣無故地淌下了眼淚來。

「他真的到別處去了麼？」她想。

筱芸艷已經回來了。常來的王參事他們正在她屋子裏，媽媽也在那邊陪着。那幾個男人的粗嗓子在拚命嚷着，爭論着他們剛才誰喝得最多。隨後又談到楊小樓。一個帶痰的聲音很吃力地告訴大家：他聽過三十次楊小樓的連環套。

聽着他們還嘍勁兒——叫人覺得這整個世界是他們花錢買下的，要什麼有什麼。有時候他們也忽然想到了筱芸芳：

「老三呢？」

他們都把筱芸芳當做小孩子看。那位蕭老爺還拍拍她腦頂，抹着山羊似的鬍子問她：

「老三你猜我幾歲？」

接着大笑起來。不等她答嘴——就轉開臉子跟姐姐說別的話去了。她是她們的乾爹。不過她怎麼也想不透他是怎麼一個人。聽說他不做官，祇做詩。可是他掏一張名片就能把一個人逮到衙門裏去。怎麼回事呢，這是？

桌上的舊鐘重甸甸地敲了兩下。什麼地方在拉着二胡，聲音顛抖地抽咽着。

屋子裏的東西像做夢似地在那裏顛動。她眼睛發痠，老實想要閉下來。瞭然她祇坐着插不進嘴去，彷彿世界上壓根就沒她這個人，可是她要是一走，大家就得不高興。他們就得發覺少了一件東西。蕭老爺就得把抹鬚子的手停在半路裏：

「哦，還有一個呢？」

她希望一個客人也不來，又希望客人們來。人一多了——她就感到她過的日子裏面添了一點什麼似的。

姐姐把高領上的扣子全都解開，眼睛朦朧的——顯得很瞌睡的樣子。她可還在血紅的嘴裏啣一支白金龍，挺起勁地談着笑着，跟她在媽媽跟前使性子一樣地起勁。似乎她正有一肚子悶氣，不過借着遣付笑臉發洩出來就是了。

那位王參事又帶着江北腔哼起戲來，而且老是這幾句：

「師哦呀，爺呢……說——話理伊，太差啊……」

筱芸芳偷偷地歎一口氣，心裏有什麼東西塞得滿滿的。他們的嚷聲，漸漸含糊下去，好像隔了幾道牆。她倒是聽見了角落裏的那些蚊子叫；那聲音成了一根根的細絲——一根根尖進她心裏來。

「他們多有福氣，」她昏昏地告訴自己。「要逛就逛。要回家就回家。睡夠了又出來找朋友。」

忽然她想起老老說給她的那些故事。聽了一半就叫她猜到了那結局：不知道是聽熟了，還是那些故事跟她的命運有什麼聯系的地方。

一直到了上床——她還是想着。手拿着的扇子輕輕擺着臉。

「祇要心眼好，總得團圓的。」

於是她拚命去記一記親爸爸那付模糊的形相。她總覺得他又高大、又和

氣。他說不定已經發了財，到處跑着找他的女兒。菩薩都幫着他，顯一道紅光領他到青雲閣去喝茶聽戲，然後又跟着到這兒來。

她莫明其妙地想像爸爸是一張紅臉，穿着一件很大的黑綢袍子。他撫摸着她的臉，她這就跪在他跟前。往他身上撲：

「爸爸！……」

眼淚打兩個眼角上流下來，沿着太陽穴滴到了枕頭席上。鬢角那里覺到有
一道熱流，一青兒就冷掉了。

爲得不叫媽媽瞧見，她趕快抹抹眼睛，翻身向着裏面。

她媽媽祇穿着一件緊身背心，短褲也纏得緊緊的；那壞胖身子就泡得像個魚脯。下巴肉打着幾條褶，給汗水醃得發了紅。於是她照着鏡子，很小心地臥開那些縐縐——把爽身粉拍進去。

隔壁老老在說着夢話：

「這年頭兒真奇怪……嗚，誰都可以欺侮我……」

「你聽，你聽，」媽媽喘着。你老老說別人欺侮他，老是向我要錢。沒兒沒女的，也沒個媳婦兒，一個人要花那麼些個錢！要沒有我——哼，早就！不餓死也得差不離！」

四雨漸漸靜了下來。好像這城市掙扎得沒力氣了，躺在那里沒聲息地喘氣。

筱芸芳一閉上眼，就感到大地在呼吸的樣子——盪呀盪的。她拚命去想像着遇見她親爸爸的情景：她知道儘在這上面轉念頭就會做這麼一個夢。

「要是老做這些個夢，老不醒，那可就好了。」

可是她祇在夢裏幹些怪膩煩怪費勁的事。她覺得她站在那個小小的台上。

一塊紅牌子寫着白粉字：

筱
芳芸
關陽南

她背貼着桌沿，臉對着台上那片畫着許多亭子的背景，準備唱那句倒板。絃子很高地拉着，好像叫痛似的。她可唱不出；怎麼嚷，怎麼着急——還是發不出一個音來。

台下茶客們笑着叫着，咚咚咚地頓着地板。

「噢！噢！好哇！」

老老眼淚巴巴地瞧着她。媽媽可一把扭住了她的耳朵，那隻帶着金戒指的手——沒命地往她腦頂上敲了過來。

「你這！你這！……」

她醒了。滿身的汗。

媽媽很响地打着鼾。屋子裏黑得叫人害怕。祇有窗子那里隱隱地透出一絲亮光，眼睛瞧不見——祇能用感覺才感得到的一絲亮光。

第二天上午九點多鐘，她就給媽媽扭醒了。

「這死丫頭！年紀青青的就這麼沒精神，這麼貪睡！」

老老坐在那張骨牌檯上，背拚命駝着，好像怕着什麼縮起來似的。手裏懶懶地理着弦子；看來那把弓有好幾斤重，叫他不大拉得動。他試了試音，照例停了手，嘟囔了起來：

「戲子裏面祇有汪大頭——嗯，算是有個好結果。他出家做道士，修修

來生。誰也比不上他。可是做道士總得有錢呀。你要是沒錢，道觀裏可不要你。
——

太陽把大半個院子晒得發白，溝裏蒸出了一股刺鼻子的臭味。蒼蠅低沉地叫着，然後趴到了電線上——成了一條黑色的彩帶。屋頂上彷彿老是有什麼東西掉下來：熱辣辣的——落到汗漑漑的身上沾住了。

筱芸芳赤着腳蹣跚上綉花拖鞋。精光的腿子上畫着一條條青的紅的紋路：辨不清哪幾條是媽媽打出來的，哪幾條是搔癢搔破了的。

那老頭兒拉了一下，對她點點頭：

「溜一溜罷，孩子。還是昨天那段。」

她照習慣先高叫了一聲開開嗓門，然後站直了對着衣櫃上的總子唱起來。臉上給汗水洗得發白，還透出了青色。那件密密扣着的馬甲——把總顯得更加

瘦小，胸脯還有點往裏凹的樣子。

媽媽在使着爽身粉，一面不住地瞞着她，看看她的唱相。

可是弦子停住了……

「『家』要唱成 Gi'ia. 記住… Gi'ia. 』

『 Zi'ia. 』

「別 Zi'ia. 這是霧派。『家』是團音… Gi'ia. 』

拍！——媽媽劈她一個嘴巴。媽媽一使勁，那臉肥肉給震得抖動了一下：

「混蛋，你這……學上了這些年——可學上了霧派！你這死豬！」

師傅看看她：這孩子臉上給沾上了點兒白粉，被眼淚糊成了膩膩的。他怪自己做錯了似的歎一口氣，衝着她翹翹下巴，又拉起弦子來。腦袋低着，稍爲側着點兒——挺仔細地在那裏聽。眼睛時不時瞟瞟鏡子，看着她腹部的起伏。

這麼着又是從頭唱起。又是「一輪明月……」

她聲音發抖，叫人想到一根細紗在風裏飄着，一個不留神就會斷掉。汗水給叫聲擦了出來，癢癢地在臉上爬着。於是弄得滿嘴都有股鹹味兒。

「不錯，不錯，」老老喃喃地說。他彷彿給感動了一樣，眼睛裏又閃着亮晶晶的淚水。

媽媽發悶地用腳在地板上打着板，在想着什麼麻煩事情。她剛梳好了髻，兩手抹着雪亮的頭髮，這屋子裏就滾着叫人惡心的頭油氣味。臉子一直細着，下巴下的摺紋顯得多了幾條。

忽然——她腳底下頓快了一眼。她猛地轉過身來，一把扭着筱芸芳的細膀子：

「怎麼啦怎麼啦！啊？」

「經老老說明了這不是她孩子走板，她更加憤怒起來。

「你這你這——哼，牲口都不如的東西！」

接着大聲歎一口氣，坐下來使勁搥着扇子。

「你得明白——我是爲你好，」她拿扇子打着手勢。「你難道一輩子唱清唱嗎，一輩子——一輩子——唉！」

跟平日一樣，她又來了那一套：她告訴別人——她祇期望着這個老三。這孩子要唱好了，成了名角，媽媽做人才做得有點意思。可是——唉，在年青時候總得下苦功呀。這里她霎霎眼睛忍住了眼淚，又提到了大姐：六年前病死了的那一個。

「好的呢——偏偏要死掉。老大生前可多疼我，多聰明，可是——唉！……往下唱呀！」

筱芸艷在她自己屋子裏叫：

「媽媽，媽媽！……快來！我牙疼！」

「哼，你二姐簡直的不是東西！」媽媽小聲兒埋怨着。「她現在抖了，連媽媽都瞧不起了。沒良心的傢伙！」

師傅看着老三叫得突出了青筋，臉子發了紅，他把弦子放低了一點。

「買塊燒餅給老三罷，」他哀求似地對媽媽仰起了臉。「她餓了就沒勁：她是「飽噁子」。」

那個一面往筱芸艷屋子裏走，一面嚷：

「怎麼不生個「烟噁子」呢！——我去買好齋子伺候她！」

老三聲音發了嘎，可還拚命掙扎着把這段二黃唱完。打媽媽一轉身，她就管不着唱相不唱相，任聽自己臉上去變成付哭喪樣子：她覺得這麼着舒服些。

末了她用手巾揩揩臉。把銅壺裏的茶倒出來，低着頭很緩地喝着。她能直
不敢去瞧一瞧師傅；老頭兒那付乾枯的身子，那付給悶着叫不出苦來的樣子
——好像用不着眼睛來看，就一直照到她心底裏，叫她心上壓得很難受。

現在老老又用沉着的聲音批評她起來。他叫她注意轉灣抹角的那種味兒，
並且告訴她「酒」字該咬成尖音。他歎了一口氣。唉，尖音團音如今是很少有
人講究了。

姐姐跟媽媽在那里吵嘴。姐姐很煩躁地嚷：

「你疼我嗎，你疼我嗎！你祇是要錢！要是我死了也能賣錢——你才巴不
得我死哩！」

這裏筱芸芳張大眼睛聽了一會，想起了一些什麼。

「老老，老老，」她小聲兒叫。「做夢幹麼不能隨人揀呢？不愛做那個

夢——偏做。愛做那個夢——偏不做。」

於是一些模糊的記憶又給勾了出來。她聽見過一間很暗的小屋子，有個老大的錫子什麼的在牆腳跟裏亮。一個女人的手摸摸她的臉。接着有一個誰——用冰冷的鼻子貼貼她的額，她愈熱烈的哭了。

這是什麼地方呢？那時候她幾歲呢？——她可再也想不上。

她巴望着什麼似地盯着窗子。彷彿看得見有一陣陣的熱氣打那兒滾進來。她想要問老老一件事，可是那件事像影子那麼一閃就溜了開去，連自己也抓不住牠。

弦子又發出了叫聲：跟針一樣刺着她耳朵，釘到了她腦袋裏面。

唉，老老待她真好。可是他跟媽媽一樣：祇望她苦苦地學，望她將來唱大戲——像小叫天余叔岩他們那麼成名。他出生到世界上彷彿專爲了教她戲來

的，他對她的嗓音有種天生成似的敏感。一看見她太累了，就又拿從前那些名角兒的故事對她說。陳德霖每天起來就唱祭江，後來成了他很出名的拿手戲。

九陣風踢他媳婦見一腿——來學娘們纏着走路的台步。

隨後他就傻瞧着地下，想着從前的事，眼眶裏水淥淥的。

「幹麼不讓我唱點兒別的呢？」筱芸芳想。

她記得劉小奎有一次在青雲閣唱「月光光」，她聽着不知不覺流了許多眼淚。這齣電影——馬先生請她跟媽媽去看過，她哭得非常厲害，竟在電影場裏抽咽起來。馬先生也拿手絹揩着眼睛。媽媽可覺得有什麼不吉利的叱她：

「哭什麼，傻瓜！別人瞧着好笑。電影是假的呀。」

要是許她唱那支歌——，唉那支歌！

可是老老看不起地說：

「那是海派！」

就祇她叫唱那些老調。老是這麼個過門。於是脚尖一點——板上起。「聽
離樓……」離——尖音！

這些好像不是唱出來的，祇覺得是些緊縛着的東西——死命硬搯出來的。
她嗓子直發乾發癢，瘦小的身子跟着她的吸氣在抽動着。臉上重新又淌下了許
多汗，更加顯得蒼白了。

媽媽打那邊屋子裏走出來，嘴裏不斷地埋怨老二：

「哼，有個好乾爹，有老爺們做朋友——了不起了，爬到我頭上來。她
也不想是誰把她傾大了的。她如今可恩將仇報，這畜生！」

一聽見那邊大聲喊着她，她叫着回答：

「茶沏上了，我的小姐！就來！」

隨後她嘟囔着，嗓子提高了些，大概想要叫別人所見：

「你們姐妹老是叫我操心——唉，老害病。小的也是！這麼大了還沒發身，這是什麼毛病呀，這是？」

在這時候筱芸芳非常害怕。媽媽一受了姐姐的氣，就老是她身上來發洩。總得狠狠地劈她幾個嘴巴，死命扭她幾把，然後哭哭啼啼告訴她：做媽媽的跟老二的緣份已經完了，祇期望小的能夠體貼她，能夠學好。於是撮一把鼻涕，又使勁扭扭筱芸芳的耳朵，發瘋樣的咬着牙嚷：

「可是——你不掙氣！你不掙氣！叫你姐姐笑我！」

老老就得苦着臉瞧着這女孩子，很傷心是喃喃叫着，誰也不知道他什麼意思：

「老三……老三……」

住在這大門裏的——怕祇有劉小奎是個快活人。一等到這邊做完了功課，她就跑過來談天，引人發笑。她什麼話都告訴筱芸芳，她把她那些朋友都叫做冤大頭。

「那個冤大頭問我幾歲。我告訴他我十八。他真的相信。」

說了就笑出聲音來。

筱芸芳也老實想把什麼都說給對方聽，可是她祇覺得心裏有這麼一件東西，要把牠變成一句話說出來，總是辦不到。

今天劉小奎談到了筱芸豔。她認為她有點傻。

「何苦呢！要我就不跟媽媽嘆這個氣。」

「你可比我們好多了，」筱芸芳輕輕地歎着氣。「你媽媽是親生媽媽，弟弟是親弟弟。」

那個拿着蒼蠅拍子拍蒼蠅，好像不滿意似的發出很響的聲音。

「我比你們好得多？」她鼻孔裏笑了一下。「你們要怎樣就怎樣，反正不是自己的媽媽。我呢——我媽媽有時候忽然發了病，哭得很傷心，說她累壞了我。『這樣下去怎麼辦呢，這樣下去怎麼辦呢！』她不斷頭地哭，不斷頭地訴苦。又叫人討厭，又叫人難過。」

想了一想，她又說：

「我怎麼曉得怎麼辦呢？真好笑！」

可是筱芸芳總覺得對方跟她是兩個世界裏的人。她瞧見別人的親媽媽傷女兒哭臉，對女兒那些囉哩囉囉的談天，她就拚命去搜索那些模糊的回憶：那所黑黢黢的屋子，那個高大的紅臉漢。那些都離得她老遠的，叫她摸不清楚。一面她又似乎覺得那些景象遲早總會再來一遍的。

一看見自己那個胖媽媽。她就一下子醒了過來。她認爲她沒那個福氣。她不把眼睛對着劉小奎，祇瞋着地下，一面咬着芭蕉扇的邊。

「劉小奎有什麼苦處呢？」

現在劉小奎活潑起來。談起了那些姐妹們的事。她不喜歡她們一面要講面子，一面可又偷偷摸摸的那種勁兒。

「這明明是沒有法子，怎麼要瞞着人呢。難道想當個歌女來養活一家呀？——真好笑！我不怕人家說我閒話。反正都一樣：要吃飯，要賺錢。過一天算一天。」

那邊娘兒倆還在吵着，筱芸鬮尖聲叫着，匍匐匍匐地擡着腳：

「我偏要請假！我偏要請假！你生怕他們扣你一天錢，你就逼死我！」

媽媽訴着苦：老二不體諒她。孩子一長大就簡直想要離開去了。於是筱芸

帶着哭腔拚命地喊：

『你待我好！你待我好！……我真夠受的了！我夠了！我的媽媽！祖宗！』

聽着聽着——筱芸芳全身的肌肉都在那裏打顫，好像受了寒。她悶悶地透了一口氣。她感到她們過的日子裏面——總有些什麼看不見的東西在那裏作祟，有些什麼東西爬在她身上，叫她覺得重甸甸的。

她沒確定問誰，祇是嘴裏喃喃着：

『好壞都是命麼？還是誰定下來的呢？幹麼要這麼定呢？』

可是快要到十二點鐘的時候，巫峽川菜館來了一個人：馬先生叫筱芸芳馬上就去。

這女孩吃了一驚：

『馬先生？』

眼面前閃了一下亮光。接着忽然有一種想要哭的感覺在心裏衝接着，正跟聽了老老那些故事一樣：似乎經過了許多折磨又團圓了。她想緊轉開了臉，用力雲雲眼睛，然後忙着打扮起來。

她媽媽披看下唇談到那位姓馬的：

「那個馬先生準有點瘋病。那天他突然突腦問我：筱芸芳身價多少。我說我們這老三呀——別看她小，沒八千塊錢不成。他楞住了。」

說着瞧着筱芸芳的臉色。隨後又用眼睛送着她出門。這個當媽媽的似乎有什麼不放心，五六分鐘之後——於是穿上那件香雲紗褂子追到了飯館裏。

馬先生還像平日那麼付勁兒：老是很忙很着急的樣子，彷彿他有一肚子話，有一肚子念頭，不知道怎麼說才好。他用襟煩亂的神氣吩咐了幾樣菜，然後累慌了似地往椅子上一倒。嘴巴很快地動着，皺着那張長臉：

「我到別處去了一趟，在那個——在那個——唔，我們先談正經事罷。」
他讓他自己跟她坐近些。遲疑了一會，他興奮地說：

「你也過不下去，我也過不下去。我們非想辦法不可，老三。我們走罷，
我跟你一起走。」

那個睜大眼睛瞧着他。嘴唇顫動可沒發出聲音。

電扇低沉地叫着。蒼蠅在風裏飛得很吃力，不由自主地在空中間打了一
圈，這就撲到了牆上；看來牠是想找一條路子衝出去。

窗外滾進了油煙，夾着鍋鏟子的響聲：叫他們想到他們自己是關在一個鍋
子裏。

那男的不住嘴地說着話。他打算跟她去另外開一個天地。他要叫她去念
書，他要待她好。他嗓子一會兒放得很低，一會提得很高。彷彿他並不是跟誰

談天，祇是心裏給壓着一些什麼——要儘量吐個痛快。

後來他站起了，拿兩手捧着她的腦袋。

『你總不能這麼一輩子下去。……我要讓你自由自在過活，我們一起……』

忽然——筱芸芳哭了起來。

她不知道馬先生要帶她逃到那裏去，也不知道馬先生要把她怎麼安置，拿她當什麼。她祇感覺到這個人世很奇怪。怎麼會有這麼個好人呢？怎麼她竟能夠跳出自己這個世界，到另外一個天地裏去自由自在過活呢？

這個——以前連想都沒有想到過，唉。

一些捉摸不定的東西在她腦子裏閃動着。她想儘着一所很小的屋子：窗子亮亮的。她每晚可以睡得很足。她愛唱什麼就唱什麼。她還想像她穿着一件女學生穿的藍布旗袍，用不着抹粉抹得膩膩的。

有許多許多話擠在嗓子裏想要迸出來。她得告訴這位馬先生：祇要沒有一個媽媽來逼她，來硬叫她過這種日子，她什麼苦都可以吃。她要像伺候爸爸那麼伺候他，就是他打罵——她也願意。她祇要跟他先前她的一樣：另外開一個天地。

到底還是一個字都說不出。她重新又哭了。男的問到她的時候，她抬起眼淚巴巴的臉來微笑一下：

「我自個兒也不知道幹麼要哭。」

馬先生邊喝酒邊談着。臉上冒出了大顆大顆的汗，叫人疑心他在熬着什麼苦痛。他打算跟她一塊兒回他家鄉去；暑假之後他可以在那還找個教書位置。接着他像做夢似的描寫他的老家：屋子後面有一座竹山，一刮風就沙沙地響。旁邊有一個不小的塘，要吃魚就臨時打一條上來。

那女孩子吃東西吃得很少，心很響地跳着。她仔仔細細聽着他的話，似乎要把這些嚼碎讓牠好消化。隨後她帶着顫款了一口氣。

「媽媽怎麼放我走呢？」

男的叫了起來：

「你真是小孩子！你媽媽販賣人口——是犯法的，懂吧，犯法！她敢把我們怎麼樣！」

「別嚷別嚷！要是給別人聽見了……」

「怕什麼！」——不知道是憤怒，還是幾杯酒激動了他，聲音更加提高了些。「怕你媽媽……哼，到婦女協會去告精！我先把你往婦女協會一送，看你媽媽還多嘴！」

筱芸芳覺得聽見了什麼聲音，睜大眼睛瞧瞧板壁。着了怕再引動馬先生的

火氣，她不敢打斷他。

什麼地方知了一個勁兒儘在叫，彷彿是給太陽烤出來的喊聲。屋子也似乎熱得直喘，還感得到牠在簸動着。可是電風扇好像蓋住那些响聲，用種威脅的派頭——吼得更响了起來。

「你說的是真的吧」，她很胆小的樣子輕輕地說。「你不是逗着我玩兒吧？」

那個很不高興：

「逗你玩？——我怎麼要這樣無聊呢！」

她抱歉地微笑下。於是眼睛釘着前面，楞了好一會兒。

「你想什麼？」他問。

這女孩子不願意叫別人看見她的眼淚，她低下了頭：

「我生拍——生拍現在我是做夢。」

隨後她覺得眼前浮上了一個陰影：屋子裏一暗——她媽媽沒聲沒响地走了進來。陪笑着對馬先生表示了些對不起的意思，帶着又小心又疼愛的神情把女孩子領回家了。

筱芸芳走開的時候，掉轉發白的臉子瞧了馬先生一眼。她身體哪一部器官都似乎停止了活動，腦子裏麻麻的什麼念頭都沒有。

一到家——媽媽可又往外走。一路上咬着牙嚷着：

「好，好！十六歲的孩子就想飛！我可要到飯館兒裏問個明白——看你們打的什麼主意。好，到婦女協會去告我！好！……」

劉小奎跑了過來：

「什麼事什麼事？」

筱芸芳往她身上一撲，抽抽咽咽哭着：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明明犯了法。……」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老老緊逼着聲音問，連手都哆嗦了。「你幹了什麼優事了，你，……老三，老三！」

媽媽回來之後，就一把摺住老三往屋子裏拖。把門窗都關上門上。一會兒裏面就發出了尖叫，夾着帶喘的喊罵。可是竹梢老是不住地响着，在肉體上敲出了麻麻的可又很結實的聲音。

全院子的人都擁到了這裏。劉小奎跟她媽媽莫明其妙地嚷着些什麼話，大概是想要喊救。

那位老老彷彿站不住的樣子，兩手摸着板壁。他淌着銀淚嘟囔：

「唉，老三。唉，老三。」

筱芸跪打她自己屋子裏奔了出來。她左腮稍爲有點發腫，眼泡也有點發腫；似乎哭過很久的了。臉上沒抹胭脂粉，顯得黃裏帶青。她連自己都不知道是爲了她們吵得她煩躁了，還是爲了她可憐她妹妹——就對她媽媽發了很勁，她忿忿地捶着房門，發瘋地叫：

「開門！開門！……開門！……」

筱芸芳腿上給打破了的地方長了膿，一個多星期還沒有好。可是她還照常到青雲閣去唱戲。

劉小奎很看不起史六少爺：

「什麼大學生！——他是流氓！你媽媽爲你的事去找他，還找到那個什麼小老闆。他們就叫大蘿蔔這幫人去找馬先生喝茶，往後不許馬先生到這一帶

來，還說——還說——「往後要是筱芸芳跑掉了——我們就同你！」哪，這就是史六少爺幹出來的事！」

「馬先生呢？」筱芸芳害怕着什麼一樣，輕輕地問。

「馬先生？——馬先生鬥得過那夥流氓啊？」

這可叫筱芸芳想不通。史六少爺幹麼要來這一手呢？他還說過要送她上學室的。

「哼，你倒相信他！」劉小奎怪她傻似的大聲說。「他真會送你上學啊？」

——你想！他祇要捧捧你玩玩，說幾句風涼話。真的你跑掉了——他肯幹？」

接着她湊過臉來帶着很麻木的樣子——毫無表情地告訴筱芸芳：

「你比我好多了。我要跑都沒法跑：我總不忍心叫一家人都餓死。」

說了轉身就走，低着腦袋不叫別人看見她的臉色。

筱芸芳想着：這時候馬先生已經回家鄉去了吧？她感到身體上給挖掉了一塊什麼似的。

那位史六少爺跟小老板祇來過一趟，還跟着那個大蘿蔔。媽媽挺巴結地照着拂茶呀煙的，走一步——腮巴肉震得顫一下，好像一塊肉凍。她請他們坐在院子裏乘涼，還點着一盤蚊煙香：在黑地裏像一隻紅眼睛那麼窺探着人。

小老闆用種很看不起的神氣提起馬先生。聲音可來得興高彩烈的：他越高興，他那口北平話就齶得越吃力：

「好嘛，他是什麼東西吶！沒有錢兒買身價，就要拐他跑嗎。」

那個大蘿蔔吐了口唾沫，嗓子溜得很高，打着手勢報告他的功勞。聽來聽去總是那幾句話：

「他先還強哩。看見我們人多，他癢了。氣得臉發紫，一句話都說不出。」

媽媽可祇歎着氣，把一肚子委屈迸出來，攪得這悶熱的空氣都震動着。他並不怪老三，祇恨那個姓馬的——幹麼要引壞她；她不過是個小孩子呀。這裏說話的人喘了起來：那口怨氣逼得她呼吸不靈便，又好像下巴肉擠住了勒緊了她的頸子。她眼眶發了紅，撮了一把鼻涕：

「我這老三也是！我把她領到這麼大了，她一點沒有恩情，要這麼來幹我一傢伙！我真灰心。我老了靠誰呢，我靠誰呢？……沒良心！」

有個說不出的東西老是壓着筱芸芳。她背着燈光坐着，眼珠不轉地釘着史六少爺的臉。他可祇抹着那一腦新修過的頭髮，一個字也不說。

「他幹麼不言語了呢？」她想。她感到自己冰冷的手指在哆嗦着。

她老實要指着他的臉數說他一頓。他正是故事裏說到的那些小人。他在地跟前假討好。他冤她。於是她睜大了眼睛，咬緊牙齒忍住了眼淚，用力得腮巴

肉都在那里抽動。

唉，不管是誰——祇要能夠帶她到別處去，能夠叫她自由自在的——唉，那個人！

隔了她什麼表示都沒有，大滴的眼淚可爆了出來。

老老也是個愛哭的。他並不管別人聽不聽，祇顧自己咕嚕着。聲音給悶在這溝水味兒跟爽身粉的氣味裏，彷彿是硬掙出來的：

「老三也難怪。吃一行怨一行，誰都是。玩票的時候挺愛唱，一下了海——誰都討厭這玩意兒。」

後來又提到從前。他駝着背，把臉對着竹床下面那盤蚊煙，背書那麼告訴大家：他常常學了幾句戲就老念着，晚上睡不着覺。一學了弦子——半夜裏常常想起了那個調門，爬起來拉一段。爲得怕他爸爸聽見，他把碼子取掉，這里、

他長長地歎了一聲，楞了好一會。

不知道怎麼一來——他又說到了上台的事。正月初一老是唱定軍山，取個吉利。於是他哭喪着聲調說：

「從前——唉。」

這次史六少爺他們走了，就沒有再來過。聽說他現在那里捧楊美琴

「我說過的吧？」老老偷偷地跟筱芸芳說。「那些個大爺們誰也靠不住。你姐姐還想着蕭老爺他們真什麼呢，真會——嗯，瞧着罷！」

那女孩子看着天上：

「我沒說他是好人。」

不過不管怎麼樣，她總希望有人算做她的朋友，有人來看她。馬先生好像一個幻影一樣，一個夢一樣——再也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史六少爺雖然叫她

恨，她也想他來這兒擦擦天。就是她僵坐在旁邊，不願意插一句話進去，就是聽着他們的聲音叫她討厭，她可也能夠得到一聽見什麼似的。

一聽見他們——好像就可以叫她記得這個世界很大，叫她想到他們這些外面的人跟她是活在同一個世界裏的。

她很秘密地問着自己：

「老老那些個故事是真的麼？真有個神明瞧着人過日子麼？」

筱芸跟她似乎是沒有關係的，祇管自己過活，跟媽媽拌嘴，使性子。祇有蕭老爺王參事他們來的時候，他們捲着她到姐姐屋子裏去坐這麼一會。

「怎麼，」蕭老爺不高興地看看她，抹抹山羊鬍子。「老三總是扳着一張臉？」

媽媽趕緊接嘴：

「哦，她呀——老三你告訴你乾爹呀：你這幾天有瞧兒頭疼。說呀，你！你瞧你！這孩子！」

她姐姐又像看她不起，又像是可憐她似的瞅了她一眼。接着馬上跟大家談到了別的事，彷彿極力要忘掉妹妹這張苦臉，也要想法子叫大家忘掉這苦臉。於是點起一支煙來啣着，用糟發洩什麼的派頭——把嗓子儘量提高，拳頭槌着桌子：看來這個老二對世界上什麼東西都是懷着恨意的。

那位王參事又帶着很認真的樣子唱着：

「師哦嘴，爺呢……」

忽然——筱芸艷說起了什麼，故意地大笑起來。她大概要拿這來掩飾她心底的一些東西，笑得怪不相稱，並且叫人聽着打寒噤。

「她幹麼要笑？」筱芸芳很害怕地想，偷偷地瞟姐姐一眼。

那些客人到兩點鐘才走。筱芸還跟劉小奎在院子裏坐了一會。

老老坐在那里打盹，呼吸裏帶着痰响。還聽見筱芸在屋子裏埋怨什麼，茶杯什麼的碰出很大的聲音。

「孩子沒有一個有好心的，」媽媽自言自語地說。「唉，都是些個冤孽，冤孽！」

這就重脚重手地開開爽身粉盒子，拿拍子在頸子上拍起來。牆上照着她的影子，大得叫人害怕。就連坐在院子裏——都覺得眼面有個黑影在遮着。

天上黑巴巴的還透點暗藍色：四面那些煩悶的人都好像是那上面發出來的。星星給攪得不安似乎雲着眼，閃着白裏帶青的亮光，逗得人會不落邊頭地想開去，想到天上，想到這人世。於是忽然有個很奇怪的的念頭在筱芸芳腦子裏一掠：她覺得她祇有一個人活在這世界上，什麼人都跟她離得很遠。

「星星有沒有眼睛呢？」她問。

什麼地方吱的一聲响。她以為這準是一顆流星，雖然她從來沒有聽見過流星有什麼聲音。師傅在那里說夢話：

「誰都不理我，欺侮我……」

向來快活的劉小奎也噓了一口氣。她一直沒開口，好像給悶熱的撲撲的夜色弄得呆滯了似的。這里她想到了什麼，她跟筱芸芳搗了一句鬼：

「你還可以飛，我不行了。」

那個鼻尖上一下刺痛。顫動着嘴唇說不出話，連思想都哽住了的樣子。

銀河要瀉下來一樣，抹過那個牆角。筱芸芳覺得還聽見牠淌着的聲音，一滴一滴地都流到她心裏，叫她心裏她來越冷。她想辨出牽牛織女到底在哪裏，可是滿天的星星都對她瞧着，似乎跟她很熟，又似乎很生疏。

她想：她們瞧着她，也瞧着馬先生說的那個家鄉。竹山上沙沙地响着，塘裏也映出一顆顆的亮光，水面上有魚咚的一跳。牠們也瞧見一個紅臉大漢，腦頂上剃掉了一塊，淌着汗在找他的女兒。……可是那些星星祇雲着眼瞧着，一聲也不响。

「怎麼回事呢？到底有誰看見沒有呢？」她莫明其妙地問。

隨後——彷彿有個力量強迫着她，她抓緊了劉小奎的手，靜靜地流下眼淚來。

登場人物

孔嘉

博士揚走進學校，眼光剛觸到「救員休息室」五個字，就聽見裏面嘈嘈的談話聲，隨手開了門，一陣煙霧立刻撲過來，這是紙煙、雪茄、烟斗混合的味兒。

「Hello --」

博士揚一眼望去，僅看出大家模糊的姿態，迎着就是幾聲同樣的稱呼，像名伶出場觀衆的彩聲。他照例的答道：

「Good morning！」忽然意識到今天空氣同往日不同，平常不過三五個在這裏抽烟喝茶，今天幾乎出了全台。於是接着問道：「有什麼新聞嗎？」

「你有什麼新聞，我沒有。不過丘九老爺恩假三日，讓我們的Dr. 楊捲土重來。哈哈，老兄昨天晚上不是打了敗仗麼？」政治學教授劉雨生說過，眼光向大家一掠，隨着一羣「哈哈」的笑聲。

博士揚威到有點不好意思，馬上收住笑容，大聲說道：「幹嗎不上課，口號標語有喻用？前天我在講堂同學生說：要幹，背了槍投關外義勇軍去；要不，埋頭下去，二十年後再看！」越發越激昂了，說出「再看」時，舉起拳頭，對着空氣狠狠的打了一拳，——這一下簡直是第二帝國的英姿！稍感不是的，額際隱隱暴出青筋來，漆黑的頭髮顯得同一雙八字眉更接近了。

「說正經的，Dr. 楊，你這話我倒贊成！」劉雨生的態度跟着變肅起來。

「我在外國就沒有碰到這樣情形，中國不亡，真是例外，青年都是……」

「對啦，外國那有這樣情形！對啦，你聽我說……」教育學的何教授興奮的從博士楊後面跑過來，他誠懇的表現出十二分贊成的樣子。「我說，你知道，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我正在德國，結果德意志敗了，屈服了，我說，你看他們的青年多麼鎮靜呀！那時候，我看，你知道，他們德國，不比中國還苦嗎？！他們就不嚷嚷，你看，他們不是復興了麼？我說，你知道，要不是他們鎮靜，那裏會有喜特來呀！」忽然打住了，從大腿上掏出一塊手帕，擦了鼻涕，又在玫瑰紫的鼻尖上繞了兩下。「我說，你們的高見，我贊同。你知道，我親眼看過德意志呀！我說，我們再等二十年，那時候，什麼都好了；那時候，Japanese還要向我們碰頭呢。我說，你信麼，日爾曼民族就是我們的老師呀！」

「日爾曼就是我們的老師，真是高見！」博士揚早已不耐煩走開了，劉雨生因為何教授的話匣子是他打開的，只有耐心聽着；話匣子關了，本想耐和兩句，忽然近代史的講師從坐旁衝過來，他看了一眼，覺得這位臉上掛着輕蔑的微笑，遂低下頭，去拿茶杯，依舊聽着人家接下去。

「要不他們鎮靜，那裏會有喜特來呀！真是名言！不過……」

何教授高興起來，不等這位說完，接着道：

「是呀，你是歷史家，你知道，我說的新的德意志，我是親眼看着長大的呀！」

「不過，我要請教，喜特來那副臉子，幹嗎賊頭賊腦的，比起威廉皇帝俾斯墨克宰相，一代不如一代，你瞧，他的小胡鬚，簡直是 *Made in Japan*，——也是日貨。」

何教授先很高興，以為獲得了民衆，那知道位近代史家越說越不入耳，於是乾脆的答道：

「我說，我希望你往德國跑一趟，就會認識了偉大的喜特來呀！」

「不，我是看相主義者呀，Prof！哈哈！」尖銳的笑了一聲，走開了。

這笑聲投進Prof何的心中，不知怎的，欠舒服。笑？有什麼好笑的？講近代史，配麼？你！然而畢竟爲了世故，沒有說出口。覺着眼睛不大清爽，原來額頭上汗津津了。

「聽差，拿手巾來！」

聽差遞上熱騰騰的毛巾，他在面具樣的額頭拭來拭去，這小腦袋的外殼，像一塊黃銅鑄子，上面浮着微微的熱氣。一時心境空虛，有點無聊，偶然回頭看見坐在椅後面沙發上兩位同事，談得入港，偏過頭，像一隻鴉子，來聽聽人

家的。

「我就不相信中國會亡，我們翻翻歷史看，那一代沒有外患？我們漢族還不是存在的！」

「元朝清朝呢？」

「你以為蒙古人滿洲人到中國來，漢族就亡了嗎？那裏的話，蒙古人來了，是宋朝亡了；滿洲人來了，是明朝亡了；我們壓根兒沒有亡呀！」

「照你說，那是姓趙的姓朱的破了產麼？」

「是的，大致不差。不過，我們本身還有力量。」

「是什麼呢？」

「同化力！試看康熙皇帝拼命的讀中國書，乾隆皇帝大弄其平平仄仄，不

都是漢化了麼？他們沒有亡了我們，我們的文化反而征服了他們，你說道同化力厲害不厲害？」

「原來如此，你一說我想起來了。我遇過一位同鄉，他對我說：這兩天日本飛機來了，有些南方人，帶了老婆孩子就跑，其實不必，我問你，那個朝代不要老百姓？況且小日本有什麼力量滅咱們，抽鴉片烟不算好小子，他日本人在東北不也跟我們學嗎？」

「你這位同鄉的高見，雖然淺薄，未始沒道理。我常常覺着滿州人好笑，他們闖進關來，拖着狗尾巴文質彬彬的講仁義道德，這是什麼道理？就拿現在說，東北標榜什麼王道，冀東也大談其四維的敎育，這樣，能不說是我們的精神國防嗎？」

「啊，原來如此！中關文化真同楊梅瘡肺癆病一樣了，粘到身上就不想

活！那麼，日本架起飛機來鬧瘟神，豈不是自找苦頭喫！」

Prof. 何依舊偏着頭，像一隻鴉子，心裏很輕鬆，覺得他們的議論，有對的，也有不對的，正想表示點意見，左邊沙發上忽然起了爭執，笑着攬着，弄得莫名其妙。

「我還是喜歡焦德海……」劉雨生說。

「你懂得什麼？小翠花該多麼有勁！」博士楊說。「他那種表現，才配稱天才呢？」

「胡說，與其說小翠花，不如說白玉霜，反正看了令人癢癢的。Dr. 楊，焦德海該多幽默，林語堂那裏及他，可惜他不賣文章。」

「幹嗎這樣酸溜溜的！」文學教授陳伯度拿了一份上海晶報走到他們面

前，「你們看，這才是 exciting！」

「我看，我看！」

「呵，原來是亞芳，她不是在繡春院嗎？什麼時候到了上海？」博士楊說。

「你問我？不如問你自己。」陳伯度滿臉狡獪的神情。「沒有喫到嘴的時候，拿出錢來央告我們打牌，以後就踢了我們，老劉你說是不是？」

「這都是幫閑的下場呀，哈哈……」

「老陳，你不要老說人家，我該來審問你。」這是站在陳伯度旁邊的物理學教授王博士，——大學裏知名之士，鼠眼、紅糟鼻子、胡鬚永遠刮得精光，望之若五十許人，然而自云尙無太太，非遇到美人不結婚，凡他所認識的人都託過，結果沒有美人來應徵，因此他的外號教美人王。

「你審問我？W. W.，難道我有什麼奇遇，我的命裏却沒有注定美人！」

陳伯度笑着諷刺的說。

「是的，我就要審問你那來的美人兒？有一天，在公園社稷壇挽着手臂的是誰？你說！」

「是誰？你沒有看清楚嗎？她也許是咱們圖書館的同事罷？」陳伯度確有些怯，轉想先下手為強，對王博士的心病來一下——因為王博士最近在圖書館裏發現一位美人，但是這位美人冷冷的，冰似的，博士悲哀了。

「你……你同我起鬨！」王博士說話有點吃了。「你真以為我沒看清楚麼？那不是 Miss ——」

「你胡說！」陳伯度立刻截斷王博士的話，紅了臉。「儘造謠那裏成！」

他一面說，一面預備走開，他知道王博士為人不知趣的，會認真的說出來。

「我才不造謠呢？那不是咱們學校的花王嗎？」

「啊，原來如此，到底是文學家，風流呢。哈，哈。」不知誰接着說。

陳伯度好像一個字都沒有聽見似的，可是臉色愈加紅了，像豬肝。

休息室的南邊有兩大扇玻璃窗，窗外是校園，現在園中的花草完全枯死了，窗外還掛了些沒有葉子的爬牆虎。窗下放着一個八尺長的讀書檯。陳伯度茫然走過來，看見國語文學教授李湘東正伏着讀書檯寫信。

「湘東先生，真忙啊。」

李教授是圓臉、尖鼻、短嘴唇、牙齒露在外面，說話慢騰騰的。他的交游廣，所以遇有機會就寫信。他聽有人招呼，抬過頭來看了一下。

「伯度麼，巧得很，正想找你談談。請坐，請坐。」

「有事麼？」

「是的，有點事商量，也倒沒有什麼，請你幫忙呢。你這大文學家，誰都景仰的。我有好事找你麼，還不是綁你的票。咱們老同事。」

「找我募捐嗎？」陳伯度故意這樣問。

「那裏，那裏，真太往壞處想了，咱們老同事，好意思挖你的腰包麼？不爲別的，老兄多來幾篇大文，使我們的小雜誌，光彩光彩。老同事，當然要幫忙的！」

「作文章麼，那容易，反正鄙人是『文貧』階級，哈哈。」李湘東從某部長包攬了一個雜誌，曾經使陳伯度眼紅過，但是自家既然沒有人家來頭大，只有借個機會打進去。「剛好我昨天完成了一篇東西……」

「好的，謝謝，回頭派人到府上去取罷。」

「但是，早已預約出去了；既然我們的新社要，只有請你拿去罷，不管別處了。可是這篇東西作出來，真不容易哪，我從來沒有費過那麼多的心。題目叫做紀元前兩世紀的獨裁主義，你說，這題目新奇不新奇，我敢說中外學者從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呢。」

「好極了，我們正需要這樣的大作，我想呀，有了老兄這篇文章登在創刊號上，真是生色不少，這固然是雜誌的運氣，也是讀者的福氣呀！」

「但是，有一習，這篇東西要照市價，可喫虧呀，哈哈，這是笑話，哈哈。」

「當然囉！」李湘東深深的看了一眼，意思是說我明白，還要吩咐嗎？

「湘東，湘東！」張威厥突然跑來，截斷了兩人談話，他是鐵路局技正兼

大學工程教授。「拜託你，學生中有國文好的，給我介紹一位，小孩子放學回
道，補習補習。」

「家庭教育真注意，打算讓你的少爺補習些什麼？」

「現在不是作奧經書嗎？外國人都讀聖經，中國這些年不講究了，真不應
該。我的小孩子，還得唸經書！湘東，你知道，我近來也研究經書，上禮拜局
長給我們講孝經呢。『百善孝為先』，像 *Aristotle* 呀，那裏懂這些！我的孩
子，非讀經不成。」

「很好，很好，但是未必有合適的，好吧，我物色看看；然而，我得先知
道，你打算道多少報酬？」

「報酬？！這個呀，湘東你看着辦好了。」他事前却沒有想到，躊躇一回，
立刻背出道：「我想，假使一角五分一點鐘的話，每天兩點，二五一十，一二

如二，一共三角；一星期六天，三六一塊八；一個月算四個星期，四八三塊二，再加四塊，一共七塊二角。我想送一整數，八角錢算車馬費，你看可以不
可以？」

「一個月送八塊錢麼，大概總可以吧？那麼，就這樣說！這幾天你們路局有什麼消息？」

「大概不好，前天日本人問我們要了四掛車，又運進來不少軍火，弱國無外交，有什麼法子，還不是要什麼給什麼！」

「當然囉！究竟比我們好，學校關門了，鐵路總是有，你們是技術人才呀！」

「老兄也不是沒辦法呀！李部長不是已經倍重你了，你們文學家政治家，比我們闊呢。」

「衝出去，衝出去呀！」千百聲的呼喊，立刻鎮靜了教員休息室的談笑；大家面面相覷，心頭上橫着恐怖的預感。

「不是開會麼，怎麼又鬧起來？」

「是啊，怎麼又鬧起來了！聽差，你出去打聽一下！」

聽差出去了，隨着走出兩三個教員。聽差迅速的回轉來，倉猝說道：

「學生先生們會了議，要上街旅行，被警察大兵把住了，不許出大門，還有大刀隊呢。」

「唉，又鬧亂子！」

「真操心，十二點鐘還有飯局呢！聽差你給我打個電話到東新樓，說王委員的客到齊了，不用等我！」

聽差，你再打一個電話到我家裏，告訴太太說，他們要打牌，坐好了，我待一回回去！」

「聽差……」

「衝出去，衝出去呀！」無數的呼號，越來越大，如怒濤，如暴風雨。忽然在無數的呼聲中，透過一陣尖銳的含着殺氣的聲音，——鞭炮似的連續着。

「唉呀！開了機關槍！！」

「闖出這大亂子！」

「唉，唉，這怎麼好！」

機關槍聲，「衝出去」的情怒聲，大刀隊的「殺呀殺呀」的狂叫聲，混雜在一起，巨雷般的圍攻着休息室。大家感到房子將要倒塌，地磚馬上破裂，不約而同的穿好馬褂或大氅，戰慄的等着。

這時候，Prof. 何倚在沙發上，心跳，發抖，幾乎昏過去。忽然一瞥，發現了靠南邊的玻璃窗，沒有葉子的爬牆虎迎風搖擺着，好像向他招手，校園裏滿是光明的太陽，心裏即時清醒過來，得救了——開開窗子，逃呀！

何教授跑到讀書檯前，右膝跨上，左膝跟着上去，膝行到了窗前，讀書檯上筆架茶碗，統統摔掉地下，他沒有聽見，大家更沒有聽見。就是坐在讀書檯前的李湘東，也沒有發見而前跪着一匹狗熊，他已經變成一隻木鷄，失去了平日所有的伶俐！

何教授沒命的打開窗子，用力過猛，身子往後一曳，幾乎同筆架茶杯一樣的摔倒地下。窗子一開，爬牆虎迎面掃來，機關槍聲已經震裂了他的心，來不及撥開爬牆虎，蹲在窗沿上就往下跳。窗外牆上倒堆着許多空花盆，他的身子剛離窗沿，兩隻皮鞋就踏在花盆上，於是他隨着花盆跌倒草地上。頭髮被爬牆

虎抓去一些，塗滿了凡斯林的，一根一根的舉着爬癩虎搖來搖去！手掌被花盆擦傷了，屁股失了知覺，早已舊了的囉噠褲子，像打魚的網。

「唉，唉……」他坐在地上，輕輕的叫着痛。

「誰？誰？！他媽的，這裏還有人！」立刻跑來一個兵，托着槍，刺刀對了他。「你幹嗎，你造反嗎？」警察也趕了來。

明晃晃的刺刀，挺在胸前，恐傷使他忘記教育學論文，忘記德意志，忘記喜特來呀，他顫聲說道：

「不，不！不是學生，我是教授！」

「你是教書的？媽的，教出這一批反叛！」兵依舊用了原來的姿勢，發狠的說。

「既然是教書先生，你跳出來幹嗎？」警察比較溫和的問。

「請，請，請放我回家去！」

「回家去？你想得好，我們還要檢查呢！」

「你先生，怕什麼？」警察說，諷刺似的。「這裏不保險，爬進去好，我是奉上面命令來的！」

「他意識到，在這刺刀下，遠不如休息室裏安全，精神一振，還是逃回休息室罷。他看了原來堆着的花盆，現在張了大口，一個一個的在笑着。他又將它們覆着堆起來，敏捷的踏着，跨上窗沿；爬牆虎又掃過來，這次却撥開了。

他狠狠的從讀書檯跳下，這時候好像是近代史講師正在大聲嚷着：

「我們的學生，死的死了，傷的傷了，把我們學生當做匪，我們得衝出去，踏着我們學生的血衝出去！」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晚抄畢。

原书空白

新波底木刻

— 新波木刻集序

胡
風

新波君底最初の木刻集，快要成書，囑我寫幾句話。對於木刻，我只是一個不高明的愛好者，雖研究有心，但並無可供參考的意見，現在能夠說的恐怕也只是隔靴搔癢的印象而已。

我最初看到新波君底作品，是豐收底插畫，當時得到的印象是幾幅畫裏的作者採取主題的着眼點。不是平板的場景，也不只是人物底「畫像」，我們看得出作者努力地想在一幅板面上用線條把那篇用文字抒寫的主題現給讀者。所以雖然主題依然是原作底主題，但他底把捉角度和表現方法却是自己的，也就是不奴從原作的獨創了。那以後，新波君當續有創作，但我沒有看到的機會（也許是看到了而沒有留心），直到前三個月左右才驚喜地碰着了他底新作（魯迅）

先生葬儀和魯迅先生遺容。在這兩幅畫，尤其是前一幅裏面，不管還有些構圖上的和刀法上的失敗，但作者是用着充溢的熱情刻出了那悲壯的時間。是實寫然而並非不動的「靜物」，是熱情然而幾乎如實的場景。在豐收底插畫裏所看到的萌芽在這裏是大大地成長了。

但這回通看了預備收入畫集的作品以後，印象就比較地不那麼單純了。作者底主題主要是民族革命戰爭，但在走向這條康莊的路徑，即採取主題的着眼點上，似乎還有未能調和的矛盾。像長征、抗敵歸來主義勇軍的遭遇、披牛馬化的同胞等，原是目光堅利，緊站在生活實地上面，但如祖國的防衛、爲民族生存而戰等，就流於空泛，弄成了沒有個性，像標語畫似的東西了。我想，後者也許是由於作者被時論所移，想騰空地去把握大題目的緣故罷。

但這只應作爲說明進程上的探索底踪跡，不足爲病的。即如就刀法說罷，

運用綢線時能刻出長征、魯迅先生葬禮，到運用凱綫·珂勒惠支式的粗線時又能刻出被蹂躪後，這，一方面固然說明了作者底獨立作風尙未堅實地形成，另一方面不也恰好顯出了作者底生氣盎然的發展麼？這發展，和民族的大衆的求生存進步的鬭爭一同，更大的成就當在將來。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夜，記於上海。

△ 書 評

「春 天」

艾蕪作

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二角五分

茅 盾

這是五六萬字的一個中篇，背景是西南邊遠省區內一個小小的農村。跟作者其他的短篇小說一樣，這裏是富有「地方色彩」的；然而這裏的人物——可憎恨，可愛的，可笑的，而作者寄與了雖頗含蓄，但十分顯明真摯的敬愛與同情，嘲笑與詛咒的，却是我們到處可以遇見。

這裏有一羣的被損害者。劉老九，地主汪二爺的長工，因為「窮得來連一條好褲子也沒穿的」，便被未婚妻的父母——其實就是舅父母，所凌辱，「逼著解除了婚約」，眼看著一個情投意合，背著人有說有笑的未婚妻，被嫁給一個有錢人「做小」去了。邵安娃，也是地主汪二爺的長工，他的老婆是童養媳出身，「小時候就同一般放牛孩子放浪慣了，長大來，又更加出落得份外惹

人」，他用盡心力討好這個不羈的老婆，但老婆終於和土劣馮七槍通姦，他自己成了無家可歸。第三位是女性，「她嫁過三兩個鋸木匠，都是嫁一個，死一個，所以人家說她就像鋸子一樣，將每個丈夫如用鋸木頭那麼鋸了的」，人家給她題個綽號，就是「鋸子」。她的前夫受了刻薄吝嗇的富農易老喜的壓迫，嘔血死的，而陰狠的易老喜卻又來轉這「未亡人」的念頭。

這未登場的「鋸子」的丈夫，實在是書中所有被損害的小自耕農們的代表。因為易老喜不但每年侵佔河身，並且暗暗將全村水源的大堰下的泉眼塞了幾個，好使自己的田地裏水多些。

因此，作者給了生命的三個被損害的人中間，「鋸子」的情形一方面是特殊，另一方面又是一般的。

在個人的特殊情形上，劉老九，邵安娃，和「鋸子」，多少有點相同；他

們的被損害，作者都借了兩性關係給以具體的形象的。然而這三種的不同的個性，作者也從他們各自的遭遇中給明晰地表現出來。

對於劉老九，作者這樣寫：「去年他表練出煉時，他躲在稻草堆裏，整整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爬起來，也不同人講話，也不看人，只死勁捏緊鋤頭，將一大塊菜地，半天就挖完了。這在別人，差不多要挖一兩天的。此後脾氣也改變了，對人冷淡而且固執。」（頁七三）

但是劉老九那顆心却始終是熱蓬蓬的。當易老喜因為妬姦而將邵安娃誤打傷了以後，劉老九憤憤的說：「打著別人都不要緊！邵安娃，我是不甘心的！」他和村裏其他的農民都將堰裏挑起來的泥土朝易老喜田裏直倒下去。他對於和他一樣的被損害者——邵安娃或「鋤子」，表面上雖似冷淡（和他對其他的人一樣），然而在他的沉靜樸直的舉動中，他深蘊著不同尋常的關切。他

剛強，然而沉著；不輕於舉動，然而下了決心以後沒人能夠阻攔。他這種性格，作者用了許多平凡的小節目這裏那裏點逗著，終於磨成了個活生生的人物。

作者這樣的寫法，差不多運用在書中每個重要人物的身上。

邵安娃是一個弱者。作者對這位角色的同情是偉大的。他不放過每個小節目，都用了仔細的筆觸描畫出這位情弱的好人；但邵安娃雖然弱，却決非卑鄙，雖然怯，又決非麻木和無恥。作者從邵安娃和老婆的關係上這樣寫他的性格：「原來邵安娃的老婆是童養媳出身，小時候就同一般放牛孩子放浪慣了，長大來，又更加出落得分外惹人。自然這不是邵安娃所能駕御後任的，而她也一向不把邵安娃放在眼裏。但邵安娃却十分怕她愛她，每一回底，攔把衣袋裏裝的工錢兜底地全倒給出來，對她傻頭傻腦地發笑，懇請她的歡心，她在

這個時候，也用極好的臉色，把錢一個一個地數好收起。直到去年冬天的一个夜裏，邵安娃照例送錢回去，發現了馮七爺正躺在他的床上，跟他老婆而對面燒鴉片煙時，才一下子改變了對老婆的心腸。當夜轉回主人家去，他迎着北風，一路走，一路把錢丟在麥田胡豆田裏面。此後他的工錢也讓老婆向汪二爺討去，但他却不同去了。而招財和來寶同他做朋友的日子，也就是這個時候開始的（頁七七）。招財和來寶是兩條狗的名字，邵安娃每次喫飯總「愛把碗裏剩下的飯粒，捏成小糰子」，給牠們吃（頁二〇）；他的損傷的心需要慰安，他的率真的愛也需要寄托，他的性格使他怯於對人申訴和寄托，只好寄托在啞巴朋友身上。

第三位，「鋸子」，却又是一種性格。她也是剛強的，但不像老九似的冷淡而固執；她是海闊天空的胸襟，潑辣而豪邁。她不怕和油嘴滑臉的男人接

近（例如那個無聊而可笑的趙長生），但她不是輕易被此種男子抓得住的。她勇敢地和小小的女孩子獨居生活在孤立的小島似的草棚裏。當她家裏找不出一點油鹽和米的時候，她還是有說有笑，生氣勃然。當易老喜倚勢去調戲她的時候（而那時她正斷炊），她給他一頓痛快的惡罵（頁一〇九）。而最後，易老喜疑心她和趙長生有關係，指使他的兩個兒子和長年去「捉姦」而把湊巧在那裏的邵安娃打傷並搶了她所有的魚的時候，她用一口廚刀保護了自己（頁一二九）。她痛快地駁覆了趙長生說的「告官」道，「衙門大大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而當劉老九和趙長生（他們和邵安娃是慫「鋸子」之邀請來吃魚的，這些魚是關環時所得，「鋸子」因非自己的私物，故請他們三個來共享，但易老喜幾見有人在夜晚走進「鋸子」的草棚，便以為是情人赴約了），把受傷的邵安娃扶起去時，問她「人家怕不怕，她把嘴巴一掀，說道：『我怕鋸子？

（眼睛看著呻吟的邵安娃）難道我也像他一樣，只白給人打麼？」（頁一三四）

同時也有丑角。上面提到威的趙長生，本質上並不是壞人，但他的氣味實在不好。作者對於這個人物，用了同情的諷刺，出力地描寫著。

趙長生也是在二爺家的長工，他對於村中的權力者，如汪二爺，馮七爺，以及易老喜，都懷著憤恨，對於那個蔑片身份的汪二爺的遠房姪兒（但也是小小自耕農的）四麻子，雖然在搭擋着惡作劇時似乎氣味相投，可是也常存著鄙夷之心；然而趙長生既屬浮滑，又實在卑怯，貪懶，又喜歡說大話。他常常自說要去當兵，「那時候，你看，多少人都要吃砲兒子的」（頁二三）。但正像劉老九給他的評價：「叫威的麻雀，沒四兩肉」，趙長生的「大志」永遠只是嘴巴上的大話罷了。

挨了責罵時，鍾長生是不能忍受的；自然他的胆量只許他在背地裏發洩。但即使他「一路罵著春圓子（汪二爺的綽號），凡是一個下流中國人愛罵的醜話，他都一一使用到了，」然而「起初一陣，倒全是爲了出氣，隔一會，便成了興趣；娛樂旁人和自己了」（頁二〇）。有機會，他就躲懶，但在主人面前又裝模做樣「表示他做事的緊張和熱心」。他是個鬍鬚頭，終年頭上包著帕子，並且由於長久小心造成的習慣，一停息下來時，便會摸摸頭上纏的那條黑不黑白不白的帕子，看他那不體面的鬍鬚頭，是不是又乘其不備，出來丟醜了。（頁七）

他討厭那個有一雙「耗子眼睛」的易老喜，「一看見就生氣」，然而也只敢低聲罵。並且劈面相見時，他又「做出笑臉招呼道：請早，易大爺！」（頁四二）在淘堰時，人們發見了萬身的一年年地窄起來，原來是有人與河爭地，

而道人猜來顯然是易老喜，於是趙長生又充好漢：「我們把泥巴還他好了，通給他倒在菜田裏！」可是他自己並沒去。直到後來聽得汪四麻子（他先慫恿邵安娃去倒，邵安娃不理，他就罵他不中用，待到衆人笑他也沒有胆子，他這才偷偷地倒了幾畚箕，一面却又做出鄙夷衆人的樣子，「大夥兒全是老鼠」）在那裏逞能，趙長生這才大聲拍著胸口道，「媽的，你不要充狠！」他却不管有人看見沒有，只顧照著易老喜的菜田邊倒下去（頁九七）。仗著人多，趙長生有時是會「勇敢」的。

在偷懶，油腔滑調，愛擺架子，嘴硬骨頭軟，這幾點上，趙長生和汪四麻子這兩個性格，原是頗相近似的；但做長工的趙長生跟皮片身份的汪四疏子無論如何氣質相近，却總有不同之處。作者對於這一點，也沒有疏忽，很仔細地在趙長生的浮薄的表皮下揭露出他的屬於他那夥人的共同的根底的好處。當

淘堰的人們發現了溝底泉眼被人用桐油石灰塞了許多，而且斷定是易老喜做的手脚時，便大業了公憤，要打到易老喜家裏去，其時汪四麻子因為先已知道他的「二爸」——汪二爺，已經和易老喜反仇為友，便竭力勸阻，用官冕堂皇的話欺騙羣衆，但躲在高處樹下偷懶的趙長生同時却也遠遠窺見汪二爺和馮七爺在路上與易老喜周旋，並且一同走進易家大院，就恍然大悟，急急地朝草地吐一口痰罵道：「入娘的，你們現在又攪在一塊了！」他這一回不把咒罵當成了娛人兼自樂的興趣了，他明白了前幾天汪二爺「慰問」被打的邵安娃時那些和易老喜不兩立的表示是怎麼個把戲，他重重地吐口唾沫道：「呸，老子再不相信他媽的了！」（頁一五二——四）

地主汪二爺和富農易老喜的衝突就是全書故事的樞紐。汪二爺業要現欺周轉他的商業，但是吝嗇的易老喜不肯借給他，這是兩人中間不和的原因。但在

故事的結尾，汪二爺終於如願一償，因為他利用了鄧安娃他打以及河身被侵佔等等要挾了易老喜。鄧安娃以及村裡貧窮的自耕農的利益可就做了汪二爺的「貓腳爪」了！

春天只是五六萬字的中篇而已，但牠展開給我們看的，却是衆多人物的面相以及農村中各階層的複雜的關係。這一切，作者都能給以充分的形象化；人物是活人，故事是自然渾成，不露斧鑿的痕跡。

讀罷這本書，我的喜悅使我寫了上面那些話。

（三月二十日）

校讀後記

校讀生

本叢刊第一本二三事出版後，許多讀者以爲太貴了。太貴了，我們自己也是這樣覺得的，但如果讀者沒有忘記這是「書」（單行本）而不是「雜誌」，那看法也許有些不同。然而，爲了顧慮讀者諸君負擔過重，特與出版者方面商量，從第二本起減售二角，這在單行本裏面要算是頂便宜的了。

二三事裏面把比利時木刻家 F. Masseeol 誤寫成法國人，特此更正。這

本文介紹了三幅，其中城市裏的左角上的老人，就是詩人凡爾哈會自己。

這一本書裏的魯迅的美術活動，是從第七十四期的“Guo Guo Sha Bao”轉載的，因為這可以作為研究魯迅先生美術工作遺產的引子。但裏面有兩點得加以更正：第一，珂勒惠支版畫集在魯迅先生生前已經出版，第二，良友出版的蘇聯版畫集，不僅有魯迅先生底序文，而且是由他編選的。作者苦力不知是誰，但大概還旅居在外，所以對於這些不大清楚。

有人以為工作與學習叢刊不收外稿，這是誤解。我們極願和新的工作者攜手，只不願用這作為號招讀者的旗幟罷了。評論如有創見，創作如有實感，我們是連性質和長短的限制都沒有的。（三月二十三日）